

大俠傳三集

竹石
神三碑

碧血丹心

平藩傳

于右任
印



A541 212 0034 98178

接寫實行
前策一旬
開鋒是句
是正宗是
經濟
述有日期
以見下文
一戰之破
釜沈舟

大明歷史
武俠小說

大俠傳三集

——一名碧血丹心平藩傳——

萍水文公直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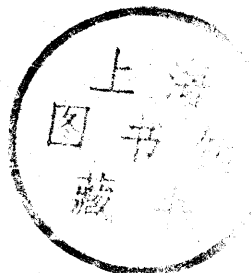
古董姜俠魂評
洞庭秦來甫批

姑蘇沈異塵讀
萍水文公毅校

第一一八章 以退為進毀突拔營 將靜懾慌據河守岸

話說于謙得着靳榮叛變的探報，便故意將各軍沿河調動，刁斗相連，號聲雜沓。提鈴喝號，放礮移營。隔岸漢軍無一不聽得，無一不望見。隔了兩日，探報連翩飛到，報說：『靳榮傾巢而出，勾聯鉅盜袁大澤、宋鈞、龔珠，繞道圖驚御營。並驅魯民五萬，執挺前行，使當鋒鏑。前鋒今日已經拔營，約計三四日就可繞到。』于謙立時傳令：『退軍二十里！』同時手書密令數通，命黃禮、張楚、車宜、

第一百八章 以退為進毀突拔營 將靜懾慌據河守岸



梅瑜梅亮不能同在
營中總有
一人在途
一者祇就
一故祇全
密極人願全

漢軍本報也而後報
竟在官軍
之後足見
探報不及
官軍

閻炎、劉福、梅瑜，分向各軍通報。

眾統將接令，立即傳令奉令回師援救濟南，拔寨都起。各向地方官徵發牲馱，責令清道，頓時鬧得驚天動地，遠近都知。各軍皆遵密令，將營壘煙氳，一齊擣毀，沿河鹿角、蒺藜，盡都拔去。鼓角聲喧，旌旌翻滾，齊向後行。卻照密令指示，除中軍循大路後退外，五軍都轉入僻徑荒村。一入小路，便偃旗息鼓，悄悄地掩藏。沿河連營數十里，霎時都空。祇賸敗壘頽突，蔓草荒煙，和河中波濤，鏗鏘長流。靜宕，無些聲響。

漢軍探子報人，聽得御營退兵，初時還不相信。及至山東報到，纔知御營是恐山東軍抄圍，急急拔營走了。先是間諜來報：河岸已無一兵。便有膽大貪功的探子，扮作漁民，駕漁舟渡河，果然不見一兵一卒。沿河察探，都是一般。再進五六里，也沒一軍兵影子。祇有沿途遺棄的裹乾糧紙，拭刀破布等鋪滿道。

裝得真像
偏從漢探
眼中瞧出
尤爲絕妙
不要稱早
了恐怕就
要被皇天
送你入高
牆了
明代當時
人呼于謙
爲魚兒見
勝朝盛事
及北都瑣
記
黃裳老成
且曾上當
故其謀較
穩其如急
功之自願
上鉤送死
何魚兒是
這舟的網
吞舟的網
是魚兒小
呀鏡兒心

路。知道是沒來及造飯，就拔營退兵，所以沿途解包嚼糧，遺許多包紙。路旁房屋都是空洞洞的。屋裏賸着碎馬糧、破草鞵、成堆匝地。確是退兵光景。探子大喜，連忙渡過河來，飛報到漢軍大營。朱高煦得報大喜，仰首向天道：「皇天輔朕創業，良時已至，『魚兒』其奈朕何哉？」立命賞探子白銀百兩。

這訊一傳出來，便有許多探子，接二連三，亂報亂說。越報越說得實在，後來竟有報說：「探出五十里外並無一箇敵軍」的。於是在後來報的，還想討賞，祇得謊報七十里、九十里。待到黃昏時，漢軍已得一百二十里內無敵兵蹤跡。頓時全軍興高采烈，箇箇磨拳擦掌，想立刻渡河立功。

朱高煦召錢異和諸將來商量。黃裳道：「最好且再等候一天，待仔細探過沿途沿河各村各處確實無敵軍蹤跡時，再行進軍渡河還不爲遲。」朱高煦大怒道：「山東義師已起，小兒膽怯潛逃，魚兒深怕腹背受敵，所以倉皇遁走保他的老巢，這是很明白的事，難道你不知道嗎？爲甚麼故意說這些廢話。」

來慢朕軍心呢？不是存心擣蛋麼？朕若不是念你年老有功，今天就要借你的腦袋來振作軍威！嚇得黃裳連忙免冠爬下，磕頭如擣蒜，謝罪求恩。

朱高煦斥退黃裳，便要錢巽下令調兵，火速渡河直取北直隸。當即調派傾城出戰。

竟將黃裳的先鋒取銷了

吳倫林平仲等六人名字見上文俱為馬洪所收

涿鹿侯霸東方聞人希超，代先鋒；

太監馬洪，為監軍；

統率總兵：聞雲燕子林平仲，瘦判官江躍門，穿山鼠齊致中，魚

哥兒朱彪，出山虎董翼，雙頭蛇鮑昭，翻江蛟馬騰雲，鐵頭吳倫，

督率戰兵五萬先行；

臨城侯毒蛇錢帶，應城侯糊猴錢策，威遠伯海閻王嚴豐，濟陽伯

鎮河北強飛，分統禁軍四萬續進。

都統制前將軍摩雲王森，偏將軍燕子飛周模，左將軍混水魚常惠

王周與常
龍爲伍可
謂屈殺用
雄如此所
人以高贈
以致亡也
以盛倪鴻
盛堅將左
出軍於此
帶

枚青會代
高煦送書
英國公張
輔約爲內
應

侯海居然
代黃裳掌
金刀班

森，右將軍油老鼠龍標，分統禁軍四萬續進。

五軍斧鉞總教頭左軍將軍定威侯過山龍金鉞倪鴻，五軍戈戟總教

頭右軍將軍宣威侯金蜈蚣韋達，前軍將軍靖威侯爬山虎王斌，後

軍將軍振威侯鐵羅漢朱恆，五軍大都督，中軍將軍，奮威侯賽咬金黃

裳，火礮總管平遠伯平地雷孫鏗，雲車總管鎮遠伯碧蟒黃超，護

軍都指揮使偏將軍白雲王玉，護軍都指揮使偏將軍花豹李智，軍

師行丞相事定國公小宋濂錢巽，副軍師尙書護國公坐山豹枚青，

帳前左都督雙鋼韋興，帳前右都督雙鞭韋弘，掌大轟都尉開山虎

湯銘，率御林軍七萬扈駕出征。

大將軍金斧班都督懷遠伯二虎丁威，大將軍金鎗班都督靖遠伯蓋

關西石亨，大將軍金錘班都督定遠伯白額大蟲陳剛，大將軍金刀

班都督安遠伯夜狐狸侯海，率鐵騎五萬，扈縱接應。

都督宜興伯赤龍鄧天良，總兵白狐黃婉，指揮流星陳克，率兵一

萬，搜索左路。

都督雲陽伯鐵棍石彪，總兵螃蟹王忠皓，指揮貓兒王忠吉，率兵

一萬，搜索右路。

其餘大小將校，概隨中軍同進。

朱高煦衷甲披袍，戴平天冠，乘白玉輦，御纛高揭，欣然出師。錢巽、枚青、紅袍玉帶，內襯輕金甲，和王玉、李智，一同護駕。鼓聲震處，畫角齊喧，城門大開，旌旗直指河畔。

大將中人，才不多而特出之才，反在人下，足見朱高煦之不明，裏太高興，了馬上就，有大不痛，了快的事來，了。

先鋒聞人希超統率諸將，督同三萬戰兵，首先渡河。一聲吶喊，將卒一齊露刃，鼓譟而前。卻是沿岸破突頹營，鳥鵲驚飛，靜宕宕不見了人影。聞人希超便命部下大聲歡呼，立刻遣人往後面報捷。林平仲、江躍門等威風百倍，好像已經斬敵擒王一般，驟馬舞械，狂吼前奔。錢帶等二路來到，見先鋒如此，以為

妙哉軍隊，之克占也，多如此國，焉人其注意。

畫也畫不
出這般態
貌而孔高
竟連朱高
照的五臟
筋無一不
全寫出來
畫工所敢
告不敏者
竟優爲之
奇絕妙絕
孟津之渡
嗎呀竟以
商紂比周
宗而宣

大勝，更形猖狂。怪叫極呼的鬧得一片聲喧。兵卒們見杳無敵兵，祇得掄刀剝草，挺鎗刺木口中高呼：『殺呀！』『衝呀！』竟似大殺了敵衆，大獲全勝，歡呼奏凱一般。

朱高煦正乘舟渡河，聽得這種聲音，心中異常高興。渾如已登九五，受文武朝賀。心中癢癢的，又酸又甜，說不出的那種歡欣沁蜜。不由得兩道濃眉豁的高挑，一雙突眼，也的合縫；額頭上皮肉，自然會特特的顫聳，鼻窩兒兩翅隨同着閃閃的張開；成功了滿面歡容；陡顯得週身喜氣。終究忍不住，虬髯戟張，關口大開；額兒後仰，額面朝天；來了箇呵呵大笑。

錢異、枚青，一齊轉身，就艙中跪下，叩頭道賀。朱高煦親手攙起道：『朕今日得收拾山河，皆兩卿佐命之功。太平康樂，願共享之。朕的大喜，就是兩卿的大喜。何用得賀！』錢異道：『陛下洪福齊天，萬民有慶。今日誓師渡河，無殊孟津之渡。願陛下追武聖王，取璧盟河，以誌白魚躍舟之祥。』枚青也奏道：『陛

武况高煦
真是奇談

恐怕不是

無疆之麻

之禍

妙妙妙竟

說是皇考

啓其衷確

是家傳借

靖難弑及

君姪之家

風直言不

也諱顏何厚

妙妙妙妙
妙妙妙妙

下龍興，山河易色，百靈呵護。波靜風平。陛下投璧以酬，正見聖意天心兩相契合。實子孫無疆之麻。『朱高煦大喜叫：『取白璧來！』』

隨侍太監忙取白璧一雙跪獻。錢異、枚青、導護朱高煦來到船頭。捧璧在手，恭肅端莊，凜然沉聲祝道：『維予皇考實啓予衷！皇天眷命，德在予躬！今茲張伐，萬福攸同。克襄鼎業，崇祀永隆！』祝畢，便沉璧於河。錢異、枚青和同舟護衛諸將，一齊俯伏高呼拜賀。

轉眼船已近岸。儀仗馬匹都早渡過，在灘頭伺候。朱高煦方待登岸，忽見一片白物，如電射來，直向船頭落下。錢異、枚青以為果然是白魚，應瑞躍舟，滿心大喜。忙稱：『陛下鴻福！』連忙定睛細睇時，那裏是甚麼白魚，卻是一支白翎箭貫着一紙白帛，正射在船頭將軍柱上。韋弘忙上前一步，拔下來，呈給朱高煦。錢異、枚青立在兩旁，一同閃眼瞧那帛上，卻有一行草書，大書着：——

『逆藩高煦至此授首！』

妙不可言
錢枚總算
臨亂尙知
輕重確有
賊才句正
這四句成
和高照祝
辭對映成
趣

董安善水
見首集

這班水老
虎足毅寒
朱高煦之
膽了

這一來，可把朱高煦氣了箇半死。頓時髻豎髮衝，眼瞪鼻掀，厲聲大喝道：『快拏奸細！』立刻船上岸上，大亂起來。四下搜尋，人紛馬亂。舟中錢異、枚青、忙叫韋弘、韋興等諸將，『火速護駕要緊！』團團圍住朱高煦，嚴謹護衛。

就這時，祇聽得有人劈空大喝道：『天兵百萬，靖逆平寇，卽此會師，擒渠回奏！』接着震天一聲礮響，水中波濤亂湧，嘩啦喧響，無數濤頭，頓時露出無數人頭來。卻是金刀茅能，浪裏龍龍飛，金麒麟凌翔，石靈龜歸瑞，俏哥兒駱樸，沒毛虎董安，黑飛虎范廣，黑鐵塔聊昂，莽男兒薛祿，小游龍何雄，活無常湯新，小羅通蔣莊，水上飄馬智，碧蟒關顏，玉麒麟凌波，分水犀李松，浪裏花姬雲，鐵爪鷹史晉，嶺頭雲越眉，白蛟魯朗等男女二十員水上英雄，率領幾千水軍，揮刀喊殺，齊向朱高煦船邊擁來。錢異等大驚，連忙率中軍諸將，擁着朱高煦急急跳上岸。

這時，號礮聲過，水中鬧得正忙時，岸上同時吶喊聲如潮翻山倒，東邊衝

如火如荼
目光爲之
亂而文則
仍有條不
紊簡在勝
韓信的八
面埋伏
這時還要
稱勝可謂
至死不悟
朕字之下
從來不曾
接連過不
要命等字
朕字在高
煦口中也
透了他眉

出一彪人馬，高揭『勤王軍先鋒』旗號，西邊擁起一叢軍伍，揚起『勤王軍右軍』旗號；上流頭衝來一支兵隊，飄着『勤王軍左軍』旗號；下流頭突現一批將卒，揭舉『勤王軍後軍』旗號；河裏也有大批船隻，自上下流沿岸三面合向對岸搶棧，船頭盡是『勤王軍運軍』旗號；迎着當岸大路，卻堅豎着一座聯營大陣，招展着『勤王軍中軍』大旗，並高建『于』字大纛。頓時四面八方，如烏雲罩地，彩霧漫天；直裏直壓過來。

朱高煦見了，一股無名烈火，直透頂門；胷中湧滿一股黑煙，幾乎連嗓子都漲炸。拚命大叫：『朕不要命了！』一甩頭，飛身躍上馬背，掉起雙鋼鏢，便待衝殺。錢巽連忙趕上前，一把拉住馬韁，泣諫道：『主公尊重龍體！我軍全軍在此，將卒齊全，並未接仗，毫無缺損，儘可開仗，爲甚要陛下親自出馬？』朱高煦喘着說道：『朕恨于謙要親自擒他！』一枚青趕上諫道：『如今沒見于謙，還不知他在那裏，陛下何必和那些下流鄙夫拚鬥？豈不褻瀆聖躬？臣請調將赴敵，

此恨卻不
錯

紫色探旗
令人回憶
被殺之符

暴而且莽
愚更兼兇
何足以成
大事其亡
乎也不亦
宜

點明帶紫
旗之故是
補筆亦是
解筆

擒賊獻俘；陛下且請暫息雷霆，善保聖體。」朱高煦道：「朕好恨！——祇恨那
些忘恩貪賞的探子，報說一百餘里內無敵蹤。」這些人馬難道是天上掉下
來的！地下闖出來的？——殺殺！殺殺！這班東西不能留半箇！」

正說着，忽有一騎馬飛奔過來。——正是聞人希超差來報說已經開仗，請
御營火速繞道搶渡，退保樂安根本的。——馬上聞人希超的姪兒指揮聞人
豪，因是飛報，帶着紫色探旗。朱高煦一眼見了，越加勾起一腔惡怒。聞人豪馬
纔跑到，正待施禮陳報，朱高煦大喝：「就是你們這班狗才亂報，誤朕大事！」
不容分說，便手起一鏢，將聞人豪刺了箇透心窟窿，仰身倒死馬後。枚青大驚
道：「陛下因甚斬他？」朱高煦氣呼呼的說道：「朕見探子就要斬，瞧這廝可
再敢瞎報騙賞！」枚青急道：「啊呀！這是涿鹿侯聞人先鋒的親姪，現充指揮，
大概是奉差來報事的。想爲易於過營，免得盤查，纔帶紫旗的。不道陛下當他
探子，誤斬了他。」朱高煦聽了，滿心後悔，忙命枚青：「快去向聞人希超去設

詞說明白，待事定時，格外優卹厚葬。又命韋弘裹屍上馱，隨帶歸殮。

比皆于廷
益既定之
計劃也

殺出殺豪
之害以見
殺殺豪非
僅為熱鬧
之文字

一——
邊奪渡
邊背水
其戰之猛
可想而知

這時，漢軍先鋒聞人希超監軍馬洪，領着八箇總兵，向河邊搶渡，不料西頭勤王軍右軍程豪孔純統着十四員軍將，五千精兵，突殺近河，便沿岸列開，背水成陣，截住漢軍，不容近灘。漢軍除卻突過勤王軍陣伍，就沒法獨近水濱，更何能上得船隻？聞人希超祇得一面差聞人豪報請御營快繞搶上流渡河；一面揮兵衝殺。不料聞人豪無端被斬，朱高煦也從河岸搶渡。頓時兩軍攪作一團，一齊都被程豪孔純統兵堵在河岸。

漢軍捨命狂衝。勤王軍是背水陣，後面無可退讓的餘地，硬抵住廝殺。漢軍當先是董翼，手舞鐵鏟，躍馬踰陣。勤王軍中八哥兒王齊，挺搗擋住。吳倫、鮑昭、雙馬絕進，戈矛並舉。勤王軍中賽周倉周吉，賽英雄林慈、刀、錘、齊起，截攔廝殺。彼此都是死裏求生，吶聲起處，董翼見王齊揮搗向右，以為他力怯露出破綻，便將鏟先向後一縮，順勢朝前挺刺，想刺入王齊右脅。不料王齊搗法精妙，

了結警翼
斬將一

可謂真正
生死弟兄
了結吳倫
斬將二

了結鮑昭
斬將三

枚青來勸
虛寫是以
筆是不以
體聞事誤主

原是使的誘敵着兒。待鐵鏃刺來時，閃身一讓，舉搥猛擊董翼當頂，打得正中透着窟窿，血流被面，撞下馬去，被踏成肉泥。

林慈見王齊已勝敵斬將，精神陡漲，乘吳倫坐馬盤旋時，一錘擊中馬股。那馬負痛，後腿一挫，吳倫不曾隄防，被掀得朝後一仰。林慈那肯放鬆，揚錘蓋去，正砸在吳倫仰臉之上。打得頭顱兩破，和董翼同樣化泥。

周吉瞥見王齊、林慈都已迅速奏功，心中一急，將手中青龍偃月刀一翻，拍馬拖刀，朝後便走。鮑昭見了，滿心大喜，暗想：活該我代他倆報仇……

挺矛躍馬緊追大呼：『敗將休走！』周吉迴身應道：『來了！』手腕一擰，剛刀斜劈。鮑昭不曾隄防，腦袋飛去一半。三匹空馬奔入兵叢，被勤王軍卒收去。

聞人希超見連折三將，滿心大怒，想要揮軍前衝，怎奈勤王軍陣如鐵壁，休想衝得進去。心中又爲姪兒冤死，慘然不樂。送過枚青便要開雙鎗，躍馬大呼直取孔純。孔純掀髯大笑道：『俺久不鬆動了，好小子來吧！』聞人希超雙

鎗刺到，已被孔純五股叉橫空一繳，繳向一旁。兩人便搭上手大鬪起來。

林平仲、齊致中、江躍門、朱彪、馬騰雲五人一齊跟上。勤王軍中徐奎、徐斗、种元、彭燕、常洪、吉喆、何雄、余魯、火濟、十騎馬犇騰突出。兩箇對一箇，截做五處廝殺。這幾箇漢將本來是馬洪收來的水賊。在水中船上還可以賣弄些本領。陸地馬戰，就不是他們的能精的功夫了。何況勤王軍中十將都是名師之徒，久經戰陣的呢？再加上兩箇伏侍一箇，更不須費力，便把這五員漢將殺得想逃也逃不脫。不一時，戰雲中陡起一聲大喝，徐奎一鎗，結果了馬騰雲性命。接着徐斗也照樣一鎗給江躍門送了終。彭燕長刺扎死朱彪；常洪鎗死齊致中。賸下林平仲，心中一驚慌，被种元、何雄、戈鎗同下，扎透兩箇窟窿。就祇留得聞人希超保住馬洪惡鬪。

了結馬騰雲而斬將四
了結江躍門斬將五
了結朱彪斬將六
了結齊致中斬將七
了結林平仲斬將八
馬洪收八水賊一齊光了

孔純抖擻精神，耍開五股叉，舞得如萬樹梨花，霍霍燦燦，耀眼生華。馬洪瞧勢頭不對，撥馬便逃，想要逃到朱高煦身旁去。『托小爺的福，平安多了！』

絕倒閣狗 悖逆當受 以報膽三 麻着容絕 字形容絕 妙孔俱已 程孔蓋年 有鬚都出 長矣帶在 本章帶出 讀者留意 記着馬洪 擒一洪俘 擒聞人希 超俘獲二 了漢先鋒 五萬漢卒 祇言招留 不言招留 宋招降猶 待查辦留 理此有一 字大有道 理大有道

必跟着這夥倒眉鬼送死呢？」打馬闌出兵層，正待加鞭快走，忽遇一人從後面一把抹住頸子，搵甲魚似的，搵住，大喝：「俺在這裏，闌狗朝那裏走！」馬洪疼的叫是叫不出來；動也不敢動；掙扎更沒法掙扎。轉眼間已被網綁，提嬰兒般提過馬去。這時馬洪麻着膽，睜眼瞪時，卻是一員長髯執爨的大將。——正是右軍正將豹子程豪。

那邊聞人希超和孔純鬪了許久。孔純的乂神出鬼沒。聞人希超雖有兼人之勇，也占不着便宜。鬪到十餘回合，何雄、余魯兩馬同馳，鎗、斧、並舉趕來助戰。同時，程豪搶了馬洪。聞人希超想着對不起朱高煦，分外焦急。手中稍不留神，被孔純一乂扎翻，何雄、余魯上前按住綁了。

朱高煦帶着中軍諸將，七萬精兵，上突不通；下衝難過。祇在中間盤旋。一霎時，漢軍先鋒盡滅。——諸將死捉俱盡，兵卒都被召留。——朱高煦大怒道：「朕當聞人希超是當代有名劍客，原來竟是膿胞，敵不過幾箇江湖武士。是朕不

別

左軍在上
流見上文

不戰而以
鎮靜懾敵
不戰而挫
敵銳氣極
寫伍白二
人能事

以虛懾人
翻由得他
說嘴白壯
真是妙人
一箇頓喉
一箇揚眉
分做作到十

大俠傳

明之過。——中軍諸將有膽量的隨朕來！說着便揮雙鐵鑱向上流頭殺去。

漢軍將卒七萬餘人，緊緊護駕，齊突到上流頭，恰遇勤王軍左軍統將千年松、伍柱，副將赤虹、白壯督同十四戰將，五千精兵，把住河岸。漢兵來時，伍柱已先瞧見，約住部下，肅靜屹峙，巍然不動。漢軍衝近跟前，見勤王軍兵將如山如壁，屹立着沒一人有絲毫動彈，一齊大喚一驚，暗想：『怎麼這許多人和泥塑的一般呢？殺得來了，還文絲不動，其中必定有詐……』這麼一想，翻而越加疑惑，腳下趑趄，不敢再跑。突騎馬的也按轡鬆韁，一股銳氣，頓時挫盡。

白壯待漢軍惶惶惑惑，不敢近前時，高揚月牙鏟，頓喉大喝：『進又不進，退又不退，趑趄趑趄，是何道理！』伍柱也揚眉大喝道：『有膽的放馬來拚五百合；沒膽的閃開，休擋爺的道子！』漢軍將卒聽了，越加疑有埋伏，心中一虛，頓時立不住腳，鬨一聲，馬步數萬人，轟然掉頭亂竄。潮退般，向後爭先奪路逃走。好像有千萬軍馬趕殺過來一般。白壯待揮軍追逐，伍柱忙以目止之，仍舊

加深一層
以張其勢
踢起下文

屹然不動，任令漢軍自跑。

漢軍這一逃，直如隄決山崩，不可遏止。連朱高煦的鑾儀警蹕，都擠軋得七零八落。軍中隊伍散亂，將卒不分，旌旗翻斜，人馬雜遝。沒人約束得住，也沒人肯受約束。

要知漢軍跑到如何結果，請即接閱下章。

古墓俠魂評曰：

朱高煦以勇將而存野心，故易於中計。而探子之貪功誑報，實促其中計最大之一原因。作者常言：『行軍以哨探爲最重。以經驗所得生平大勝五次，皆與哨探有關。』足見作者寫此，實卽其以心得貢世之點也。讀者若以爲小說而忽之，則孤負作者之熱腸苦心矣。

漢軍調將除朱高煦外，連錢巽、枚青等，不過四十二員，其勢已非衆俠之敵。但朱高煦之一

人可當萬軍，精卒亦以萬計；則平衡論之，其勢亦相差無幾。朱高煦之敗，蓋由於暴恣及不得人耳。至主因則爲師無名，兵出不義，其敗也非人力之不足也。

河岸之戰，右軍建全功，機遇也。易地而處，則勝負難定矣。蓋勳王軍敢於背水爲陣者，河中有水將，有運軍也，否則豈肯於勝勢之下，冒此無謂之大險者？

漢軍懦於伍柱左軍之屹立而自餒退逃。頗似三國演義長坂坡張飛之退曹兵，而精警過之，聲勢過之。則作者描繪之筆，萬非羅本所能及。故事相類，而文之優劣顯判也。

章目下句 云五將者 六將中之 王玉終因 變亡也 此神駒想 尙係候海 盜自中山 府所謂先 奪人此等 事有不期 然而然者 儻爲將不 善督率即 可由此全 軍覆沒 以利動人 確是使人 妙看

高煦此時 纔知未能 得士惜已 遲了

第一一九章 大張撻伐六軍並舉 輸誠嚮義五將歸心

話說朱高煦見部下將卒這般狂莽，衝冠大怒，忙將神駒一拍，衝過亂兵叢，直透隊尾，將手中雙鐮一橫，大喝道：『誰敢再逃，嚙朕一鐮！』說着，耍開雙鐮，突突突，一連幾鐮，挑死了幾員偏裨將校。衆人纔稍稍撥住。朱高煦大喝道：『你們還沒和人家交綏就犇的這般狼狽。如果和人家交上手了，那還了得嗎？今日的事有進無退。如有不願上前的，就此領一鐮去，省得見敵時狂犇亂竄，擾朕軍心。有胆量的隨朕反攻，得勝之後，不吝列土分茅之貴！』衆將卒齊呼『萬歲！』朱高煦知士氣可用，便下令反撲。

漢軍將卒，一齊回頭反撲過去。卻是及不及那犇逃時起勁，掙扎到上流頭時，便齊齊撥住。勤王軍仍是屹然不動，漢軍依舊不敢突進。兩軍對峙片時。朱高煦狠命催進，恨聲喝道：『朕養士十餘年，今日喫緊關頭，竟無一人爲朕出

力嗎？」言纔畢，右軍韋達、前軍王斌，都指揮王玉、李智，一齊出陣。

勤王軍中，潘榮、杜潔、許達、沈石、四馬同出。攔住漢將，捉對兒廝殺。兩邊士卒各以強弓硬弩，護住陣腳。韋達、王斌，志在突陣踹營，生生的直向前擠。潘榮、沈石，死死的截住，一絲不肯放鬆。四騎馬儘在戰場中盤旋。那邊杜潔敵住李智，許達戰住王玉；一般不肯放他們前進一步。八條胳膊直上直下，攪作一團。

先總敘一
筆然後分
寫四對

百忙中偏
有閒筆補
敘李智本
領出身

李智本是閩廣派出身，投充漢軍千戶，秋季較武，曾以刀、劍、弓、馬，考列班首，陞授指揮，漢軍中頗有勇敢之名。杜潔和他鬪了三、四十箇回合，祇殺得一箇平手。李智急於要立功，心中一動，陡然想出一箇計較來。連忙將手中大砍刀緊一緊，和杜潔緊戰幾合，撥開杜潔的七星刀，迴馬就走。杜潔見李智刀法沒亂，忽然逃陣，心知有詐，仗着自己本領高強，毫不在意，驟馬逕追。李智見杜潔果然追來，心中暗喜。漸漸將馬放緩，待杜潔趕近時，猛然迴馬揮刀直劈。杜潔早已料着，大叫道：「好賊子，你竟有這般狗膽！」忙閃身向右一挫，鎧裏

寫來神彩

如在眼前

了結李智
斬將十

了結王斌
斬將十一

許遠在首
集第九章
中得駿馬
不圖爲此
處之用真
是伏綫千
里

藏，身懸在馬鞍右側，同時將手中七星刀橫剝過去。李智一刀劈下，勢子過猛，杜潔閃開，刀落了空，猛然直劈下地去。李智身軀失勢，掌不住，向右側一衝。恰值七星刀剝到，沒法招架，攔腰一刀，剝成兩段。祇賸肚皮沒斬透，半段屍身頓時傾折前倒。杜潔拔刀，割取首級，飛馬回陣。

沈石見杜潔回陣，知已得勝，忙耍開大斧，和王斌急拚。王斌見沈石捨死忘生，揮斧猛幹，又見李智一去不回，心中凜然生寒，架開斧，勒馬迴頭便走。沈石大喝：「賊子休逃！」雙腳猛探馬鬣，催得戰馬向前急衝。沈石就勢探身伸臂，揮斧甩劈，正中王斌馬股。那馬負痛一掀，王斌猛不防向後一仰。沈石再一斧，正中王斌頸項，剝下頭來。兵卒搶拾，擁着沈石昂然回陣。

王玉見王斌失事，自己回想前事，自問不是武當門下的對手，便抽身斜向本陣回走。許逵挺叉便追。王玉急急奔逃，卻不敵許逵跨下神駒，蹶如飛電。眨眼間，兩騎相並。許逵揮叉攔開王玉的兵刃，探鬣一把箝住，輕輕提過馬來。

捉獲王玉
擒將三

了結韋達
斬將十二

此際鎮泰
山之喜可知矣

漢軍之另
一路出現

捉龍標擒
將四

了結常惠
森斬將十
三

立即扭住王玉雙臂，按在鞍轡，驟馬回陣。

這時陣上的韋達已經是驚弓之鳥。屢敗之將，怎不膽寒？王玉逃走時，韋達即已迴馬。毋奈馬已疲敝，潘榮的畫桿方天戟，鐵柄特長。見韋達將逃，便揮戟前刺，復往迴一帶，戟方兒勾住韋達坐馬的籠頭，猛然一帶，將韋達連人帶馬拖近身旁，左手反拔佩劍，向韋達頸子上一磨，桌下一顆腦袋來。欣然大叫道：『俺也斬得賊將回來了。』勤王軍頓時歡呼起來。

伍柱見四將出馬，大獲全勝，便傳令衝陣。立刻全軍反攻。赤虹白壯手舞月牙鏢，驟動赤驢駒，長鬚亂拂，雙眼圓瞪，大呼當先突陣。漢軍中周模、王森、常惠、森、龍標、領兵斜刺裏衝來，四馬齊出。白壯猛喝：『賊子閃開！要擋爺的大道。』猛然將鏢一掃，龍標正碰着鏢鏢，被打落在馬下。常惠森上前相救，被白壯起手一鏢，剷落頭顱。軍卒早將龍標網了。周模急揮筆搗迎面截攔，王森也挺雙短戈，幫同橫截。白壯亂舞鐵鏢，恣急酣鬪。袁祺、左仁隨後趕到，便糾作一團，五

再入一混戰時期以振起下文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卽鄧恂寫三人之化用真也化用得出神入化爲前人所未有

騎馬團團廝殺。霎時間，秦源、孫孝、于佐、衛穎，一齊衝上。漢軍中倪鴻、朱恆、孫鏗、黃超、韋光、韋弘，齊出迎敵。

倪鴻、朱恆，都是漢軍勇將，一可當百。勤王軍弓誠、弓敬，加入戰場，混鬪。漢將，喊殺做一團。鄧華見這邊熱鬧，便也策馬過來。正在倪鴻身後，便覷定倪鴻後鬃，挺着鳳翎鎗，儘力突刺。不料倪鴻功夫深湛，覺着腦後風聲，連忙夾馬一讓。鄧華突刺太猛，連身並馬突然衝近倪鴻身旁。倪鴻掄鉞便剝，金光起處，雲鉞猛下。鄧華掄鎗橫架，已來不及。正在這呼吸性命之間，那邊弓敬見倪鴻一心在剝鄧華，便乘空挺刺直刺倪鴻左脅。倪鴻也沒防着。這一來，倪鴻、鄧華，祇有同時送命，萬無可救。但聽得同聲大喝，鉞、刺，都要殺人的。一剎那間，陡然一人將金鉞、長刺，一齊抓住，卻向倪鴻怒喝道：『逆徒！你竟至死不悟麼？』倪鴻大驚，急轉眼瞋時，正是業師飛俠凌雲子，一手握住自己的金鉞，一手帶住弓敬的長刺，不覺嚇得一身冷汗，急切裏無辭可答。凌雲子又喝道：『逆賊！你利

倪鴻被挾制也。算得列爲擒將五卻是一降將。

此際之倪實難爲情。

凌雲子此際是戀倪鴻之將來，並不是怒其過去。

令智昏，到這時，還敢倔強麼？」倪鴻陡然想着：「師傅既帶住那人的長刺，仍有救我性命之心，必不肯殺我，不如趕緊請罪，或者還有生路！」便翻身滾下馬來，棄了金鉞，伏地不起。凌雲子放了長刺，向弓敬、鄧華道：「這是俺的門徒，交俺帶去吧。」弓、鄧二人就馬上躬身拱答：「謹遵師叔吩咐！」凌雲子便喝令倪鴻：「起來！擎着你的傢伙隨俺來！」倪鴻祇得拾起金鉞，牽着坐騎，垂頭喪氣，隨着凌雲子閃向陣後山林中來。

凌雲子倚身樹上，怒喝道：「祇爲你這不爭氣的東西，幾乎使俺無顏立於人世。你瞧武當、五臺、宗派門下誰曾從逆附叛？獨有俺不該收你們這班黔鬻，弄得俺素來嘴響的，竟致開口不得！俺怎生教導你們來？怎麼一離開俺就忘了箇乾淨？你難道連俺傳道教你設誓的言辭都忘乾淨了麼？畜生！你今日還有何話說！」倪鴻泣拜道：「師傅容弟子說明苦衷，弟子情願領死！」凌雲子憤然說道：「你說，你還有甚麼說的？」——哼！強辭奪理，總抵不了繳腦袋！」

更逼進一
層所以防
其後者深
矣

倪鴻之
前數章已
言之故此
處不爲兀
突並可証
非虛僞
歎字大有
惜之之心
以前事爲
例逼得倪
鴻不得

倪鴻伏地訴說道：「弟子自出黔尋師，不料水土不服，困在渝城。輾轉投托，纔得蒙潘湘鑣局管事的烏龍黃超承他救助。寄居了半載。因無路可走，纔和黃超同受漢王禮聘。當時並不知漢王勾番結教。到得明白，後悔已遲。漢王素性多疑，將弟子派在密庫當差，不容外出。虛有教頭之名，並無一兵一卒。非隨扈不能隨軍，以致無從脫身。此心耿耿，總求能於無可奈何中得安寸心。所以漢王委令監製雲梯戰車，弟子暗中延誤，稍加做料。此後如與漢逆軍相遇，便知弟子的苦心。總之，弟子自知誤入歧途，懦弱因循，不能自拔，甘受師傅嚴懲。祇求師傅事後向魯朗查詢，便知弟子實始終不敢違背師傅。」凌雲子歎道：「俺沒沾你的意思，不過獨有俺門下爲漢逆誘致，使俺太傷心了。如今魯朗、閻炎等，雖都表明心跡歸順過來，卻是都曾立功自白。你今日對鄧華下那般毒手，就是俺做師傅的能饒你，旁人肯嗎？」黃超是造雲梯戰車的獨才，你既和他好，便快去招降他，將功折罪。如他不降，你就取他首級來，也是除卻強

黃超難逃
矣

敵，一般算是功勞。儻或徇情縱放，便不必空手再來見俺，趕快自刎頭來，再沒話說了。」倪鴻應聲：「遵命！」爬起來道：「弟子馬上就去，求師傅稍待片時，弟子立刻就到。」凌雲子點了點頭，倪鴻便執鉞乘馬，如飛而去。

這時漢軍中軍、左軍、右軍，以及丁威、鄧天良、石彪等各軍皆被勤王軍的先鋒、中軍、後軍及河中的運軍四面逼來，會做一處。兩邊共百多員戰將，混戰得撕拉不開，于謙親自督中軍各將，兜捉朱高煦。朱高煦卻正被勤王左軍伍柱等截住，殺做一團。朱高煦親自督將衝殺。他部下的御林軍已經七零八落。周模王森見勢頭不對，便拋卻白壯，斜刺裏衝去，想就此脫身。那知剛闖入兵叢，忽聽得有人大叫：「白臉兒這時還不過來麼？」周模忙迴頭一望，正是黃禮車宜兩箇師兄弟，正待答話，又有兩騎馬馳來。近前瞧時，卻是弓誠、弓敬兄弟二人。大聲叫道：「周哥！我們督師特命奉請。」車宜也說：「于督師久仰大哥威名，特囑諸將留心，不許誤傷，又使兄弟們來奉請。大哥過來吧。弟兄也好

四面招降
周模何以
爲請

以恩德情

誼勤之周
之降必矣

一層層逼
來周模已
無可辭矣

收周模降
將二

捉王森擒
將六亦即
降將三

漢軍又去
一健將矣

長聚一處。大哥單扶叛王，總究沒箇歸宿。兄弟切勸大哥。大哥祇看兄弟，自從歸順，一般看待。何況大哥才情高，兄弟百倍？魚水相投，春風得意，不強似與一班小賊爲伍嗎？黃禮道：「俺知大哥是最明白的，會命兄弟勿錯路數。大哥豈有翻而自錯的道理？大哥一定另有苦衷。卻是兄弟已會想，曾經陳明督師，允許無不設法。大哥甬遲疑了！待兄弟給大哥帶馬！」說着，便拉住周模坐馬嚼環，迴頭便走。車宜、弓誠、弓敬，一齊拍手歡呼，簇擁歸隊。周模祇得插下筆搥，赤手歸誠。

王森乘衆人勸周模時，掉頭便走，慌慌張張，忙不擇路。不隄防衝入了草叢，絆馬索起，人馬齊翻。草中闖出一將，卻是傻獅子王通。見是王森，便喝從兵：「閃開，休得得罪！」忙轉身道：「原來是王摩雲長兄！敝督師特令奉迎！就請陸騎！」說着，祇收了王森的雙戈和佩劍，卻親自牽馬伺候。王森無奈，祇得含羞拱手相謝。王通便和他並馬而去。

凌鳳龍歸
王孫驍度
八員護軍
大將都是
背囊插帶
小隊伏南
見陳飛所
爲本將
繪之百將
了結強飛
嚴豐斬將
十斬將
舟中之指
可掬也

漢軍中諸將越戰越少，弄得軍無鬪志，將失雄心。朱高煦見強飛、嚴豐、飛馬過前，便喝令他二人向河邊開路。強飛、嚴豐連忙口稱「遵旨」，轉向河邊突殺。恰值黑大郎孫安、猛大蟲度健、雙騎殺出。後面兵如濤湧。俏二哥絡撲、石靈龜歸瑞隨上。一聲喊，將強、嚴、二人團團圍住。孫安首先拔取背囊中插帶的小槊標射強飛。一下提醒了歸、駱、度，三人各拔背囊中的小鎗、小鏢、小叉，一同拋擲。強飛、嚴豐一時防不勝防，連中幾支鎗、叉、鏢、槊，痛不可當。手中解數散亂，被四將擁上，一陣攢刺，成爲肉泥。祇賸得兩顆血頭，懸在鞍側。

四將斬了兩寇，督兵進勦。朱高煦已親自殺到河邊。上船搶渡。漢軍亂奪舟船，自相殘殺。拔舟被斬，手指盈船。朱高煦催舟急遁。勤王軍中軍、運軍、登舟追趕。河中混戰，楫折舟翻。直殺到對岸。朱高煦率殘兵敗將，搶登彼岸，逃入城中。緊閉城門，發礮據守。于謙親督中軍直薄城下，下令圍城。

這時漢軍中軍還有一部，沒來及渡河，戰將開山虎湯銘，後軍朱恆，中軍

兩主將並
故云十六

了結赤龍
鄧天良斬
將十六
了結黃婉
陳克斬將
十七斬將
十八了結
王忠皓斬
將十九此
賊今日死
已遲矣了
結王忠吉
斬將二十

黃裳、雲車總管黃超、和石彪、鄧天良、兩軍都被截在河岸。勤王軍先鋒軍十六將裏住漢軍左路，鄧天良、黃婉、陳克、右軍石彪、王忠皓、王忠吉、兩軍混戰。祇有石彪見機，跳入河中，鳧水逃往對岸。鄧天良想要逃走，被季壽、鍾強、兩人攔住，搗矛並舉。鄧天良心煩意亂，略不留心，被季壽一搗打翻，鍾強補一矛刺死，梟首奪屍。黃婉、陳克，失了主將，當不住勤王軍先鋒軍盡是精選上將，越戰越怯。被魏光揮刀斬了黃婉，度忠刺剝陳克，滅了一軍。王忠皓老奸巨猾，見風頭不順，便要隻身逃去。王忠吉隨行，卻被范廣、聊昂、雙雙裏住。王忠皓年老力衰，手脚遲鈍，被范廣掄三尖兩刃刀劈於馬下。王忠吉一驚，被聊昂青龍偃月刀橫砍為兩段。朱恆捨命突圍，遇着龐威由後面一鎗挑箇對通，舉鎗一甩，把箇朱恆甩入半空，落地成爲一具碎骨屍。士卒割取了首級。

正殺得起勁，活無常湯新見漢軍中一將雲盔翠甲，白馬鋼搗，戰得十分起勁。便橫衝過去，擡頭一瞧，但見那將關額翻顛，濃眉環眼，短項蝟鬚，肥身壯

了結朱夜
斬將廿一

湯新亦在
先鋒軍中
故得遇兄

確是湯新
聲口

收湯銘降
將四

盡節一
盡節一
此一人我
爲高煦哭
我也起敬
蓋不問其
如何人能
始終如一

腿；不覺大震。原來那將狀貌竟和自己的哥哥形像一狀無二，忍不住，脫口高叫：『來的可是德哥？』湯銘見有人喚着自己的乳名，連忙定睛觀時，瞥見湯新那無常面像，確是自己的親兄弟。連忙停擱問道：『你可是道兒兄弟？爲甚卻在此地？』湯新知是不誤，便連呼兩手高張，大叫：『這是俺哥，快莫亂動。』又迴頭向湯銘道：『兄弟俺也是由那邊過來的，哥快答應過來吧。包哥不喫虧。哥快答應，好使他們放心。有話迴頭再細說。』湯銘便插擱揚手，以示降順。湯新便護着他向俞赫跟前去陳說。

這時祇賸黃裳被圍，衝突不出。勤王衆將大聲召降。黃裳前後一想，滿心憤懣。一時氣急，拔劍自刎。勤王軍將見黃裳毅然自盡，反而受一種欽敏之心。文義吩咐軍卒：『好好保住這屍首，休教人馬踏壞。待稟過督師，從優殮葬。』俞赫並率衆將下馬，向黃裳屍身拱手致敬。軍卒上前抗起，仍馱在他的坐騎上。召降了漢軍兵卒，便和湯銘一同收兵渡河會師。

總算難得

大書特書
爲于公慶
得才也

收黃超降
將五

總束一筆
以當總結

方到河邊，遇着三騎馬如飛而來。近前相會時，纔見是凌雲子，率領兩員頂盔貫甲的大將。凌雲子給前鋒軍衆將引見，纔知這兩人：一箇是凌雲子嫡傳門人過山龍金鉞倪鴻；一個是凌雲子方纔收得的弟子善造雲梯雷車的烏龍黃超。彼此見禮已畢，便一同渡河。

這時勤王軍左、右、中、後、四軍均已先後渡河會師。運軍任着駕舟載運之職，往來迎送。于謙身坐中軍，聽衆將一一報功。計擒敵將五，收降敵將五，陣斬敵將二十一。計收降及被擒自願投降的是：

驚兒飛白臉兒周樸，摩雲王森，過山龍金鉞倪鴻，烏龍黃超，

開山虎湯銘，白雲王玉。

其餘馬洪、聞人希超等不願投降，一律處斬，梟首示衆。收降漢軍兵卒計五萬人，都歸入新卒隊，教訓候派。

不知如何攻破樂安？是否能生擒朱高煦？下文詳敘。

古堊俠魂評曰：

以朱高煦之跋扈，而不能催迫部下奮勇作戰，則知士氣已餒，無可如何。雖有勇亦無所施。倪鴻之降，其存心不始於今日，已見上數章中，則今日之事，本屬意中。然而凌雲子必迫之者，防範其將來也。雖曰知弟莫若師，其如人心難測何？

朱恆等將非不勇也，漢軍之兵超過勤王軍數倍，非不多也；何以一敗塗地？此則渡河之後，士心已餒，乃無以振軍威耳。

斬將達二十一員，而勤王軍祇傷四人（見下章），則勤王軍謀定而後戰，乃能互助互救，因而無損。漢軍適與相反，又安得而不多損哉。

大書特書
所以重元
師親自首
先追擊之
功也

湯銘入先
錄便其多
年闊別之
兄弟相聚
也此相近
人情不是
徇私左
韓欣歸左
軍便與潘

第一百二十章 敘親情手足欣聚首 作間諜股肱變初心

話說于謙親統中軍首先渡河，直薄樂安城下。待各軍逐敵來到，便將樂安團圍住。宣德帝心中憂急，得知大勝渡河，御容大悅。立刻欽差中官王德賚旨嘉獎，賜庫帑犒軍。一面便降諭御營都督總兵移營渡河。于謙親自覲見，面陳克敵情形。宣德帝全將出力將士，擇尤特獎。降將黃超、倪鴻、周模、王森、湯銘、王玉，六人仍發交于督師分撥各軍效力，待立功再行陞賞。于謙謝恩辭駕，回到本營。

當時傳令開山虎湯銘發交前軍暫充軍將，摩雲王森一同發交中軍暫充軍將；調前鋒軍將鎮巫山韓欣歸左軍，金鉞倪鴻發交右軍充當軍將；燕兒飛周模發交中軍充旗令使，兼管驛報，烏龍黃超發交後軍暫充軍將；過天星梅亮、毛頭星梅瑜，仍發回運軍充當軍將；白雲王玉發交中軍暫充軍將。均着

錢等成八
師兄弟同
軍也
倪鴻是充
當不是暫
充為顧凌
雲子之面
周也
與模善走
周入黃同
門入中軍
自宜
至此時前
後及五左
各運五將
一有主將
軍副將一
計每軍五
均十七人
中軍則戰
將軍七人
中軍官二
人旗令使
三人共二
十三人外
醫官一人

即日歸隊。所有此役受流矢冷箭暗箭等傷及渡河水戰受傷之劉勃、施威、岳文、唐冲、于佐、金亮、華菱、魯朗等一律交醫官沈剛悉心醫治。並召黃超、倪鴻、商量製造雲梯、雷車，及挖地道攻城的方法。方商量停當，忽接宣德帝諭旨：『此次渡河諸將士踴躍用命，勞苦功高，轉戰竟日，未嘗稍息，朕深念焉！着即休兵三日，優予犒勞，俾資慰藉，用示寬仁！欽此！』當即密傳各營，共仰恩旨，並着謹守嚴密，毋許洩漏，仍時為戒備。免逆敵陷隙來攻。各軍均分別飭知所屬遵照。

這一天，湯銘新承寵命，謝過督師，隨着中軍官黃禮，來到前部先鋒軍中。見過統領俞赫、文義，驗過衣甲械馬，改換本軍軍將旗牌印信。並將新卒隊中撥來的訓成兵卒，加列一隊，交湯銘統率。湯銘見主將相待如兄弟，衆軍將更似素熟良友，毫無猜忌，諸事一例。與漢軍中親疏各別上下隔閡的情形，大是兩樣。心下大安。覺得兩面相較，有天淵之別。從此死心塌地，安身立命，再不作

都護衛四
 人總計二
 十人合
 計一百一
 十宣德帝
 寫恤士高
 與上文暴
 對映之殘
 諸俠之非
 助高煦腐
 僅忠君腐
 念實為擁
 謹仁賢銘
 詳寫湯銘
 到以湯銘
 人庶免每
 餘所敘文
 家煩免每
 隅法謂舉
 將次集末
 之湯新詐
 降事一新
 如雙鏡相
 映

他想。俞赫、文義，領到犒軍錢物，便合營歡宴。並在軍帳裏大擺筵讌，給湯銘接風道賀。

席間彼此敘談。湯新道：「俺在漢軍時，就留心訪察哥哥下落。四處問訊，託人訪查，也有人說哥哥在漢軍中，可是一直沒得着實訊。翻因為俺查訪殷勤，被錢巽那廝就機使計，迫俺詐降，卻使箇犯法打傷的漢子充俺哥哥教俺來詐降。鬧了一場大笑話，雖然俺因此得到這兒來，圖箇正當出身，卻是落得如今大家還拏那件事來笑話俺——哥！您這幾年倒底在那裏？教您兄弟爲您受許多虧苦，耽許多憂心！」

湯銘道：「說來話長，翻正閒着。大家當做閒磕牙兒，俺也不防把俺這幾年的辛苦說一說。」

「俺那年爲着和你嫂嫂鬻氣，埋頭一走，就出了口。在大甯時，曾托一位販布客人帶信給你，要你和嫂嫂說，讓他另外跟人去。俺那時就沒了盤纏，

此所以上
文知其出
口往塞外

竟有言語
失其作用
之地非身
經者道不
出來

人意中嘗
謂塞外當
無暑日不
知人口稀
少之地其
熱更無處
躲開今日
內蒙北三
省熱察綏
已同內地
此苦稍殺
矣
作者遠歷

祇得自己投到馬羣裏給人牧馬。整日價在那一望無涯的草地裏，守着箇氈包，和幾百頭做伴。十天半月也妄想說一句話。因為除卻到時候有送糧的來，算是會着箇人，能說兩句話之外，一直沒箇人見面，有話和誰說去？簡直就算用不着言語了。俺時常想到：「俺竟會來到這見不着人，甬說話的地位，過這畜類日子，真是俺做夢也不會想到的事。」這幾年之中就那麼，每日喝牛馬乳，喫乾牛肉；日游草地夜宿孤幕。遇着熱天，炎炎紅日，自朝到暮曬箇盡興，四面都是火一般，連地下也是燙的，妄想有一點閃躲處。到得秋深又是悽風慘色，吹得你傷心，滿地枯草，那景况直使你頭脹腦痛。尤其是夜裏，無涯的荒地，吹得颯颯亂響，也妄想很安睡。冬天更甬提了。冰天雪地，長凍不開，風兒刮得人動，冷氣砭得肉裂。透心生涼，一身都僵。祇好和畜牲做性命朋友，窩在一處，擋擋風，過些熱氣。一到春來，仍如冬時情況。直到夏初，卻又砂塵亂滾，晝夜在狂風沙堆裏掙扎。青草一生，蛇咧，狼咧，甚麼全來了。要不是仗着俺這一身筋

蒙疆會游
沙漢故說
得如此貼
切太史公
周游天下
其文始奇
作者似之
矣證明漢
更證明漢
王之勾結
番部

此千里駒
之計值，
能謂爲終
風景因此
際之非銘
處境非如
常人

骨，百煉千熬，兩臂膂力，死拼活掙；早做了沙礫枯骨，誰也問不着你生和死。俺是箇口內去的人，更加一層思鄉的念頭，分外慘苦。

『那一天，漢王府派人和塞外部落往來。因爲要練鐵騎，和番部酋長商量，萬辛千苦，送了許多布帛珍物，纔得番酋允許，派兩箇番官：一箇名叫巴巴阿圖；一箇名叫克烏扎布；和漢王派來的毒蛇錢帶、獼猴錢策、叔姪兩到各部，落裏採辦馬匹。俺看的那一羣牲口，就是巴巴阿圖的。他要乘此把這羣牲口賣朱高煦的善價。俺早不存好心眼兒，想逃進口來。那羣牲口中，有四匹龍駒，真是日行千里。俺想：『帶着這四匹牲口進口來，少也弄箇千多銀子，俺不致流落了。』便早幾箇月，就將這牲口藏在一座山洞裏。到這時，漢使聽了巴巴阿圖的言語，把俺那牧羣裏一千四百幾十匹牲口，掃數買了。這四頭龍駒，卻是不在數內。就是巴巴阿圖也祇憑俺報說是豹子喫掉了，不知道仍舊還活着。那錢帶來收馬時，見俺是口內人，便問俺籍貫，俺便實在告訴他。他勸俺投

點出湯銘
知湯之故

漢府有侯
海極善於

養馬已見
首集何以

缺養馬之
人此特錢

帶之托辭
耳不言明

使讀者自
明妙者自

番部治逃
人之法律

素嚴此明
代之習也

銘所不能
銘新在漢

湯之入漢
口相見之

漢王去，並說：「漢邸裏有一員裨將，練就鐵布衫，也姓湯和你同鄉，卻不記得名字。許和你是一家人。你投去，他一定可以保你的。你能在這野地裏掙扎多年，一定很有能耐的，何必埋沒自己呢？況且漢王府正缺善於養馬的人，你更加合用。」俺一聽知道是你投了漢王了。頓時勾起俺滿心鄉思，手足親情，一時也留不住了。

『卻是口外規矩，客商不能帶人進口。錢帶是買馬的，自然也算客人。俺若跟他走，番酋就得把他的銀錢貨物充公。捉住俺時，使兩塊板釘在腳下。大長的鐵釘，從腳背釘下去，穿過腳心，再穿過二尺長三寸厚的包鐵木板。教你一輩子拖着，走不快逃不掉，他又有一種藥，能穀教你釘上時，不爛不死，爲了這種法度，俺對錢帶提也不敢提那進口的事。』

『又過了一年，四匹龍駒養成了，俺平日挨餓忍饑積下的乾糧也算着穀路用了。便下箇狠心，把那贖下的牛羊全給放了。』卻已沒一匹馬，種馬是

火種爲旅
行塞外必
備之物今
日火柴猶
極爲塞外
人所重視
費重價以
藏之
大寧今日
之察哈爾
張家口也

弓嘉宜久
不見面矣
此處一提
令人細想
然則湯兄
亦會行樂
而稍補口

不歸俺管的，露夜帶足水火乾糧，紮馱在三頭龍駒身上；自騎一頭最强的龍駒，儘力急跑。殺死兩箇巡查的番漢，打他身上搜得十幾兩散碎銀子，和鬍牌等項。就換了那死人衣服，一翻正我幾年來日曬風吹也和番人一般面目，分辨不出。——就此登程。仗着馬快，一日夜，已經跑過圍場，後面雖有人追，料他也追不上。就那麼在馬上喫喝，絕不停蹠。三日夜奔四千幾百里，纔從大甯進了口。使銀子買了衣服，帶有鬍牌是沒人問的。卻是怕番人趕來不敢耽擱，一直就到樂安來尋你。——

『一到漢王藩府打聽，都說你投降臥牛山強人去了。俺十分疑惑，想着：「兄弟變了心，俺投去準沒好處。」便不去會錢帶。回到北京來賣牲口，賣了三頭給一位做過布政的弓爺，得着一千五百兩銀子。便在北京住下來了。鎮日閒着沒事，總是瞧箇戲，逛箇廟，這麼混着。要訪你是沒訪處。想到臥牛山打聽，又怕出口遇着番人追捉，不敢冒昧。——』

外辛苦矣

錢帶之故
意如世蓋
欲一計害
三賢也意
欲湯銘仇
于謙而刺
殺之則湯
新必因兄
殺以武當
門人之多
湯銘又豈
能免於是
三人皆盡
矣帶外行
失言了

朱高煦以
親王而騙
人可謂失
格

大俠傳

八

『去年，錢帶進京探事，在西山遇着俺，俺急問：「那箇練鐵布衫的湯姓裨將怎樣了？」他說：「名字是查着了，叫『活無常湯新』，祇可惜已經盡忠了。」俺這一下，真嚇得真魂出竅，忙問他：「不是投降臥牛山嗎？」他毅然決然的說：「那有那般事！湯新舍身詐降，被于謙識破，斬首示衆了。」接着就說：「你如何詐降，如何識破，卻沒說弄箇人裝作俺受刑騙降的事。俺半信半疑，想着：「俺兄弟有鐵布衫功夫，除卻藥殺，或是刺臍，死後，纔能梟頭，怎說「斬在軍前，萬目共見」呢？」他使俺到樂安去問，並說：「漢王正找湯將軍的親友，要格外提拔。」

『俺就跟他重到樂安，朱高煦那廝真狡，做盡哀悼形容，並給俺一千兩銀子，教俺去開封刺于御史。俺因爲朱高煦身爲藩王，應當不說謊話，因此相信了。便在漢邸中住下。錢帶又和錢異說了，命俺抵你的缺。直到上箇月，俺聞得曾經跟過你的兵卒——名叫山皎的，——將真情告訴俺。俺纔知你在此地，便

伏山皎引
起下文

不是沒人
祇是不會
用人一語
便直扶高
照病根

做賊也要
運動怪哉

重鉞山皎
爲下文地
步

想陣上或可見着，纔和錢帶說明白，隨中軍出戰。原想有機緣得會一面，如今總算天從人願了。」

文義道：「湯大哥在漢軍中多時了，他人力究竟如何？量必是很清楚的。據大哥瞧：朱高煦這次是不是可以就擒呢？」湯銘道：「漢軍中不是沒人，祇是不會用人。朱高煦確有招賢納士之心。有名有力的人，他沒箇不設法拉攏的。祇是他手下的人太壞了！除卻是朱高煦特請來的人以外，有人投奔到漢邸，非有寵信的人竭力吹噓說項，就得不到好處。要是沒人相識，就得費盡心機送錢納賄，纔得收錄。試想天下有幾箇光明正大的英雄豪傑，肯花錢鑽營的呢？所以收的都是些邪僻無聊的人。真有能耐才情的，翻而屏諸門外，甚至屈在下位。就如俺在那裏，接統一隊人時，有一箇山皎，——就是曾經告訴俺，舍弟沒死的，——是犯了殺人罪逃走在外，沒處可托身的。論他本領，就是充一員戰將，也可以去得。卻是因爲窮得身沒分文，投奔漢邸時，竟不收錄。後來是有

箇門軍見他可憐，纔引他補得一份口糧，充當軍卒。你道可惜不可惜？

俞赫忙問：『這山蛟是怎生樣箇人？他家中可有甚親友？』湯銘便反問道：

『統將認識此人麼？』俞赫搖頭道：『不認識。不過昔年咱家在北地游蕩時，曾

經在晉城一家姓山的人家打住過半年。深知他家傳武藝，兼是書香門第。歷

代都有出名的人物。不知這人是不是那一家子的？』湯銘道：『聽他口音，似

是山西人，卻不知是不是晉城，不曾根問。祇知他是因爲和土霸爭一座土山，

被那土霸誣告他擅毀官道，抄家照賠。他父母因此急餓交迫，同時身死。他立

意殺仇，棄家學武。得遇名師，——他也不曾說出是誰，——練得高來高去的本領。

悄悄地回鄉，把土霸一家殺死，插刀留柬，逃走在江湖上。後來，官司發海捕公文，

四處查拏。他沒處容身，纔到樂安，求暫時心身安住的。』俞赫道：『于督師最

能破格用人。竟是咱武當門下也。素來不分彼此。不論出身。譬如俏二哥駱樸，

現在不是中軍帳前大將嗎？從前不過是臥牛山中一箇沒名的傻雛罷了。一

不惜筆墨
總爲下文
作勢

此古代大
俠之雄風
亦我民族
之烈性也

補駱從周

千古不遇
英雄同聲
一哭

慎者雖敗
亦不致甚
此定理也

且顯出本領，馬上就列入咱班中。周師叔還收他爲弟子，傳他劍術。咱們一直稱哥叫弟，直到如今，誰也不會存着半點兒異心。如果這箇姓山的確有本領，給于督師知道了，一定得不次拔擢的。」湯銘笑道：「祇可惜他如今還是屈在漢軍卒伍中，沒法使于督師賞識他。即使咱們竭力保薦，怎奈如今是敵國相對，消息莫通。這也祇好聽之任之，再待機緣了。」說着，舉座爲之咨嗟不已。

當時席散，湯銘便和湯新同榻夜話。次日伍柱來知單爲黃超、魯朗等一班新到朋友設宴聚會，接風洗塵，兼賀就任。當日讌席設在中軍，並恭請督師首座。席間敘舊談心，十分歡洽。酒席將闌，于謙起身更衣，暗着黃禮、張楚、密密通知各軍主將：『小心逆敵乘虛來攻。』衆將也大敵當前，圍城未下，不可不時時隄防，便漸漸散回營伍。

前部先鋒俞赫、先率薛祿、武全、茅能、王森、湯銘、湯新，一同回營。方將身上

奇峯突起

袍服卸去。薛祿便取甲冑檢視有無傷損。俞赫也想着渡河大戰之後，還沒察視過刀馬衣甲，便也仔細檢視一遍。文義方率魏光度忠、范廣聊昂、武全等回營。彼此方起身相見，陡然聽得震天一聲響，頓時喧嘩震耳。

俞赫大驚連忙提刀出營。方出帳，祇見燕兒飛周模策馬如飛，口中大呼：「糧臺失火。奉督師令：諸軍速即整裝，毋稍違誤！」俞赫大叫：「取咱衣甲來。」校尉連忙並劍馬送上。衆將也迅即整裝。方纔裝束完畢，陡然一聲吶喊。但見漢將丁威、錢策統兵殺入營來。見人便砍，如同瘋虎狂獅。

這就奇了
漢兵何以
知道而乘
隙來攻呢

俞赫大怒，大叫道：「氣死咱家了！」文義見本營被踹，頓時忿懣塞胸，熱血貫腦，頓喉大叫：「好賊子！竟敢來送死！」氣一急，再也叫不出聲來。祇得和俞赫一同當先，兩口三尖兩刃刀，並頭飛出。前鋒諸將也有纔裝束好的，也有不及衣甲的，卻無不人人奮勇，箇箇爭先，分頭截殺漢兵。

正混戰間，祇見紅光衝天，黑煙四漫。仔細瞧時，竟有三、四處火頭騰空亂

母怪其氣
實使人憤
絕

此時不退
必致全軍
覆沒此子
廷益知機
帥才也若
拘迂小節
則事不堪
問矣
友鹿弟子
八山是鎮
泰山潘榮
鎮華山錢
邁鎮嵩山
村深鎮衡
山許達鎮
恆山沈石
鎮廬山弓
敬鎮黃山
弓誠鎮巫
山韓欣鎮
人皆歸左
軍將

熾。中軍官黃禮自火燄中衝出，大呼道：『有奸細放火，風大火速，督師有令：未着火的，迅速拔營後退，已着火的棄營快退，以河岸爲止。如逆敵進迫，卽背水反攻。不許渡河！不許屯駐不退！違令者斬！』俞赫忙傳令：『遵令拔營速退。』各營一齊拔寨退動時，季壽的帳棚已經着火，茅能部下的營寨，也因火球火星乘風飛墜，扎辣辣，立時燒得一片紅光。

俞赫、文義，且戰且走。沒多遠，便遇着楊洪、馬智、護着尤弼、成撫、羅和、郝紹四人，都是燒得焦頭爛額的，夾在亂兵叢裏，如流水般奔退。翻把先鋒軍截作兩段。轉眼間，伍柱、白壯，督着友鹿門下八山弟子和左仁、秦源等如風卷殘雲般退來。立刻將後軍衝作兩段。於是前、左、後、三軍糾作一團，越鬧越不得順序，直鬧成一團糟。漢兵乘機突殺。霎時間，死屍滿地。

王師是否就此一敗塗地，猶待下章分解。

此浩劫之
成完全王
玉之力也
足內其
足會乎

古墓俠魂評曰：

湯銘之名，吾人久聞之矣，不圖竟有其人，則殊出意料之外。一湯銘耳，而疑有疑無，或真或偽，極變化之能事。嗚呼！文人作家之對讀者，其用心真摯，惟恐讀者乏興味，而傾全力以赴之處，舉世當無逾其忠實者。吾人何幸而獲此最忠實之服務者耶？惟永紉毋忘以報之耳。

塞外荒烟蔓艸之區，自古以爲罪臣投荒之地。而今日則知其爲徧地黃金，無殊給孤獨園，帝國主義者對之且眈眈欲攫爲己有。吾人固圍衛疆，共有其責，當知此大好處女膏腴之天府，爲極不可忽視者！

于廷益大度包容，一視同仁，以誠感人，而絕無猜忌。凡有血氣者莫不感激而願爲之効死，況廷益絕不顧私，所爲皆爲公衆國家，則忠於廷益即等於忠於全民忠於祖國。如王玉者真狗彘不若喪心病狂之夫，此等無思想之元奸實爲例外，非可以人理度之者。故者廷益爲王玉所欺，實王玉之非人，而非廷益之疏忽。論事者能明乎此乃可得持平之論。

此次之敗，出人意外，即今日之讀者亦爲之震驚，而不知事變之何來。更足見王玉之行爲實越乎人情人理之外。

點明漢兵
此役之主
將

越得離越
顯得出一
般人意外
則後文之
破案越有
道理

漢兵此際
是滿萬了
豈知萬失
意就在日
前人之驕
恣者當引
斯爲戒

第一二一章 清內奸陸帳鞫三將 破地窟開城襲右軍

話說漢軍由枚青督兵四處追殺。所有勤王軍的糧臺、械庫、及俘虜營、新卒隊等處，無不被漢兵攻進。尤其奇怪的是，漢軍將到之先，無不是驟然起火。蓬蓬勃勃，燒得映天通紅，各軍各隊，也都同時譁噪失伍，營幕焚拆，好似漢兵有天助一般。各軍退兵時，往往遇着一彪人馬，瞧不清楚時，便大呼口號。那邊所答口號竟是一絲不誤。及至近前時，來的卻是漢兵。因此全軍大慌，不知漢軍怎麼知道這邊的口號的，便相率不敢對口號，不料爲着不對口號，無從避讓，六軍人糾作一箇大團，撕拉不開，騰挪不得。漢兵便得所哉，叫跳譁笑，恣意屠戮。

似這般混戰了多時。于謙大急，誠恐因潰散全軍，一來國家就算完了，二來有何面目見那練成這支擎天義兵的英雄好漢和各位大師。一面飭令強

這一下確
是于廷益
急中生智
生出來

極無辦法
之事而于
廷益以向
東二字解
之才足見
人之過帥

快哉如此
解結我爲
之浮三大
白

弓硬弩，護着御營繞道退到河邊。並艤舟候渡。然後親自仗着黃金鉞，驟閃電駒直上高崗，大呼道：「各軍所有將卒，以礮爲號，一律掉臉朝東殺去，儻有錯向，不論將卒皆立時處斬！」又命黃禮、張楚、車宜、閻炎、周樸，各策快馬，照此傳令。又命都護衛劉福燃放信礮。『古隆東』一聲響，一絲紅光，直向天空衝上。劉福一連放了幾箇信礮。勤王軍全軍將卒纔一同掉臉向東，衝殺過去。這一來，大家一致同一方向，既不奪路，又無截隔，立時把箇解不開的大結解開。立時把箇撕拉不得的大混團排成無數行直隊，齊向漢兵鬪殺，自己夥裏再不糾纏了。

這一來，勤王軍六軍一齊着力反攻漢軍，雖已逼近御營，卻沒法近前了。被勤王軍一陣衝突，祇得轉進爲退，掉轉頭來，向樂安城裏奔回。勤王軍因爲混亂已甚，損傷太多，且要顧着救火，不能追逐，祇得力求自保，分頭撲滅火燄。于謙傳令：『就地安營，各軍各營，快懸本軍本營號燈。將卒各向號燈歸隊。』

幾乎傷卻
一半也敗
得利害了

此事確不
能怪于廷
文益理見下

將卒們遵令照辦，纔把隊伍分列清楚，將餘火澆熄。當時查點，計損兵三千七百餘人，以運軍所損爲最重。各軍軍將幸無死亡，卻被火灼箭射，受傷的男女共五十一員。一連醫官沈剛也中一箭，傷在左股。一糧臺被燒卻七倉，甲仗被燒卻六庫；都是由內起火，祇賸搶救得的三倉糧草四庫甲仗。各軍帳營棚用具等項，燒損遺失一時尙查不出數目。

火熄後，安營既畢，各軍將領紛紛到御營請安，到中軍請罪。于謙覲見宣德帝，免冠求罰。宣德帝溫諭道：『勝敗乃兵家之常，卿不必引咎，衆將也無罪過。祇是朕聞火發自內，恐有奸細混入軍中。卿可嚴查降將降卒，毋使奸宄混跡。』于謙領旨回營。

衆將正在中軍等待，一見于謙回來，都免胄請罪。于謙將天子溫諭宣過，便查察降將降卒。各軍主將會同嚴察。據查降將中，除周模搶救最力得保糧

揚輝何以
不隨主將
令人不能
無疑及能
下文乃釋

于廷益陞
帳尙爲初
次寫及

倉二座；閻炎傳令出力，右軍得仗其力而減少損傷，可證無關之外。還有湯銘因奮勇攔殺，左手無名指被逆將韋興剝去；倪鴻搶救甲仗庫，被逆軍攔刺，甲碎髓傷；魯朗、曾錚，卻身隨主將章怡寸步未離；伏遜、關顏正在中軍值夜，可免究問。王森有俞赫、文義擔保，確係此次出力攔戰人員，揚輝尚在調傷不能行動，應一併免究。尙有黃超、朱澤、王玉三人，均押入中軍，交中軍官暫時懇留聽候察問。

于謙傳令：『大開寶帳，會集衆將。』一面奏聞天子，奉旨派中官張吉會同究問。張吉捧旨到中軍，于謙接旨已畢，便命擊鼓陞帳。都護衛劉福率同帶刀護衛李隆、李青、歐弘、徐建，各負錘鞭斧鑄手捧雪亮的紅巾金鏢大葉鎖環刀，排列帳前。中軍官黃禮、張楚，全身戎裝，仗劍侍立案側；旗令使車宜、閻炎，披掛齊整，挺立階前。驛報總管周模，頂盔貫甲，帳外候令。中軍大將龍飛、歸瑞、凌翔鳳、王通、孫安、駱樸、唐建，各各嚴裝，背囊分插戟、鎗、戈、矛、刺、槊、鏃、叉，八般小

不愧大將
此軍容之
不可不整
威儀之不
無意識非
排場可比
明代龍信
閣使並千
將帥實最
古最壞事
可惡之疑
問之即所
以求釋疑
也

軍器手持八般大軍器，分列兩旁。三通鼓罷，督師于謙頭戴鍍金嵌壁獅鶴盔，身披鍍金細砌羽鱗甲，罩着大紅鳳翎風兜，披着盤螭披風，白玉帶，虎頭鞞，靛佩蛟龍劍，手捧敕令旗，緩步陞座。威儀濟濟，靜肅無聲。太監張吉陪同並坐。霎時，親兵隊裏擁進黃超、朱澤、王玉三人，侍立帳外。于謙先點朱澤。帳前階下，接聲呼名。朱澤鎮定心神，僵僵進見。親兵吆喝『威武』，聲喧處，朱澤暗覺膽寒，忙定神自思：幸而沒有不法行爲，略爲安甯，便坦然步到帳前，打參侍立，報道：『末將朱澤參見督師，進見公公！』于謙問：『逆軍來偷營時，你在那裏？』朱澤答道：『正在後軍本營教訓校尉，弁目。』于謙道：『難道後軍沒設謙犒軍麼？』朱澤道：『後軍楊統將因恐有意外事情生出，謙席散得很早。並且密令全軍將卒，一祇許在營歇息，不許外出閒逛。』末將本想到醫藥營去，瞧同門揚輝，因已奉令不許離營，祇得在營訓士。』于謙道：『你既遵令在營，爲甚你的統將不替你陳說呢？』朱澤道：『督師明見！末將自拔來歸，便特蒙

此自是楊洪代朱澤謀杜政悠悠之口的善策

第一理由極正

第二理由亦不弱

第三理由更硬

第四理由尤妙

知遇，派管旗令，一晌在中軍當差。調到後軍，纔祇數日。統將雖知末將無他，究竟聚處日淺。曾囑咐末將：「你既問心無愧，還是親到大營，當衆辨明，以免背後再有人說你。」所以末將恭詣帳下，謹候詰察。祇是末將還有下情，伏求督師明鑒！一，是末將是由良西莊斬逆效順，投托帳下；並非由漢軍投誠。與漢逆軍中素無來往。從前也沒到過逆藩府中。縱令末將謀爲不軌，也無從交接。二是良西莊雖附從逆藩，究係另外一支土霸。逆藩一時利其在京畿附近，嗾使謀叛，並非逆軍本支。卽令黑鷹蘇同猶在，也必受逆藩猜忌。末將手刃蘇同，明反逆軍，更何能得逆藩信任？末將縱不肖，何致自投死路？三，是末將不在良西莊時，助逆立功，圖邀藩逆青睞，而毅然誅魁效順，何致到今日身受恩霖，且在大勝之後，殘敵將滅之時，反爲逆作倖之理？四，是末將本是飛俠門下，儻有不肖，家師必不容末將敗壞宗風，早已處死。卽由良西莊自拔，也是凜於師戒，自問良心，纔下那般堅決的毒手。伏望督師詢問家師，便知末將此頭可斷，此志

活脫老
警勝過
京劇法
寺劇門

以貌取人
固不可若
並奇忠奸
不識忠奸
渾不辨更
屬糊塗適
成其爲明
而巳明狗
帝重事代
國輩安得
此輩安得
危哉苦國

不移！伏維督師明察！于謙點頭道：『知道了。』便廻問張吉。張吉大聲道：『這
位將官漂亮極了！這還有甚麼說的？——將官兒！你是好的，你是咱們主子的
忠臣！咱家一定向主子保薦你，你回去歇着吧！』于謙也說：『沒你的事，歸班
罷！』朱澤謝過，便歸入階前後軍諸將班列中一同站立。

次傳黃超上帳。張吉閃眼一瞧，見黃超生得突睛翻額，凸額闊口，頰下濃
髯，鬢角帚眉，十分難看，再襯着一身鑲鐵鎧甲，烏角帶兒，戰鞞，真似竈君降凡，
瘟神顯靈，心中十分不快，便喝道：『瞧你，這模樣兒就不是箇好東西！你怎樣
私通朱高煦的，快快照實供來！』黃超參見畢，昂然矗立，亢聲答道：『黃超雖
出身微賤，幼承父訓，長受師規，蠡知義禮，謹行忠孝，自立身行世以來，自問不
曾作喪良蔑理之事。昨夜之事，是否爲黃超所爲，請列事證，爲督師欽使陳之。
當黃超陷身逆巢之際，逆藩知黃超曾受名師真傳，素習雲雷絕技，即迫黃超
爲製雲梯雷車。黃超自思：『無故興戎，生民塗炭，是非曲直，即使不論，其如傷

如此顛頂
的言語祇
有公說
得出寫來
活躍如生
如此分辨
那得不明

黃超頗善
說辭一篇
言語無殊
九辨

大俠傳

八

害無辜，於心何忍？是以居逆巢經年，僅爲造平常雲梯百架，並未盡能竭智以爲之，與木匠所造者無異。後因雷車限迫，黃超爲保身計，造雷車百輛，但其中關軸鑰匙盡在黃超手中，隨身攜帶從未稍洩消息。前者隔河爲陣，尙可云雷車不易渡河，昨夜逆軍傾巢來犯，何以不駛雷車突犯？其緣故實因軸匙已由黃超隨帶來此，即使能知配製，亦非半月不可。此雖未敢居功，或能聊告無罪。黃超歸順以來，爲時不過數日，仰承督師鈞旨，督率工匠，製造曲折雲梯已有二百架。黃超親執斧鑿，晝夜不輟，差幸再有三日可告全成。則黃超在本軍七日之所作，已超在逆巢一年之工數倍。此皆可查實，毋可誑飾者。今日斬黃超，固可徇軍，黃超亦無所惜！但重欣逆敵之心，竊爲鈞臺不取！黃超如有虧心早已逃避，豈肯坐以待刑？今日之敢於恭候追查，實爲深知鈞臺秦鏡高懸，故敢求明察！張吉初時還怒，後來越聽越喜，漸漸面色欣欣，聽畢時，探身伸頸豎起右手大拇指道：『好的！真不錯！咱家錯怪你了！瞧你這氣慨，真是箇英雄漢！』

像貌是奸
細氣概是
英雄話祇
有盾說祇
得老出喜
公公之刻
劃極似

其辭遁其
心必邪

暫充軍將
者皆自稱
名將以尚
未補實理

子——」又迴頭問于謙道：「他現在甚麼職事？」于謙道：「暫充軍將。」張吉道：「甬暫充吶！就算軍將也駁料呀！」于先生這人真有種！真有好心眼兒，是主子的好臣子，您給他陞一陞吧。」于謙向黃超道：「你歸班吧。着卽補授軍將，仍兼雲雷都管。」黃超謝過，歸入後軍諸將班中。衆人都暗地裏給他來道賀。

帳上點到王玉。王玉低頭入帳，一般打參畢，默然侍立。于謙問道：「夜來逆軍偷營，你在那裏？」王玉道：「隨同伏遜巡營。」于謙便叫伏遜上帳問道：「逆軍來時，王玉可是隨你巡營？」伏遜答道：「王玉確曾和伏遜同行。因爲昨夜請伏遜宿衛，便中巡察營伍。王玉忽來，同行一遇，卽告分手。逆敵來時，伏遜正在中軍營門，與關顏共同守望。」于謙點頭命：「退在一旁！」迴問王玉道：「你和伏遜同行在先，何以說寇來時還和他同行呢？」王玉道：「末將方和伏遜分手，回隊祇有片時，寇兵就來到了。」伏遜在一旁，微笑不語。于謙喝

宜謙遜也
獨王末竟
稱末將是
心慌失檢
耶亦竟不
知耶讀者
當能知其
何故

王玉嘴亦
利甚

問伏遜：『可是如他所說？』伏遜道：『啓督師，伏遜巡畢回營約有二三刻時，纔見火起。火起後又有二刻光景，賊寇纔到。』于謙再問王玉道：『你爲甚說是片時呢？』王玉辨道：『因爲末將和伏遜分手後，未作一事，所以祇記得說這一事。實在末將那時是在營裏。』

于謙厲聲問道：『火是怎麼起的？你可知道？』王玉一驚，忙鎮住道：『聽說是兵卒不小心，末將未曾親見，不敢亂說。』于謙又追問道：『大軍抵敵時，怎不見你？』王玉道：『末將在亂軍之中，衝突不出。』于謙問：『誰曾見來？』王玉道：『遇着幾位軍將，祇是末將歸隊日淺，各軍還不曾拜會，不能說出姓名來。』于謙道：『面貌、衣甲、軍器、馬匹，可應該記得呀？』王玉道：『混戰之際，不會瞧得清楚。但見是白馬使鎗的。』于謙道：『就祇一人麼？』還是幾人都是白馬使鎗呢？王玉道：『黑馬使刀的也有。』

張吉拍案大罵道：『你這廝滿嘴胡說！不知嚼些甚麼，盡是牛頭不對馬

張吉此舉
卻不錯

王玉之忠
於高煦亦
可謂至矣

或謂于廷
益如太寬
王不似將
厚余曰此
帥證據未
際殺人之
獲降人之
寒而絕之
心來降之
人故不之
路放鬆如
且奸細決

嘴的話！——來！給我綁了！四護衛便上前將王玉綁了。王玉撲通跪倒，淚如雨下，哀告道：『昨日蒙恩犒賞，設讌賀功，末將該死，已經酒醉，糊裏糊塗，各事都不明白。一時情急，隨口亂答，伏乞恩施，格外末將情願具甘結受管束，以後如果離營一刻，即請處死！』于謙點頭道：『你當面具結來。』便吩咐鬆綁。四護衛解去繩索，王玉伏地具結。于謙吩咐：『王玉交中軍官嚴加管束，儻敢私行離營，格殺勿論。』王玉頓時變色，戰兢兢的叩謝起身，渾身抖擻。張吉喝道：『且饒你不死，你自己要明白纔好。』王玉祇有稱謝，不敢言語。

于謙傳集衆將，切實勸勉一番。張吉也代天子宣諭，囑衆將嚴查奸細。于謙兼頒令：『如有查獲奸細來報，予以不次超陞，儻係兵卒，立授爲將校。知情不報，一同坐罪。』將此傳諭全軍咸知。衆將領令于謙，遂偕張吉退休。衆將各自歸營。張吉暗地問：『可能查出奸細？』于謙道：『奸細總不出降卒之外。我已秘選幹卒，密布偵伺。既是奸細，決不一次而止。我有防備，必能破獲。請公公

不止有備則一
次可破死獲
必無怨更
而使人死
得以無妨
足人無妨
降人無妨
嚮義者之
來歸權衡
允當乃如
此行文也
觀下文于
廷益答張
吉語可知
其心中策
劃矣
補應上策
焚去倉庫
彌縫無缺

代奏萬歲。日內必能拏得奸細，上舒宸念。」張吉道：「主子常說老先兒是千古奇人，這點兒小事沒有辦不來的。咱家不過討教幾句回奏的言語罷了。老先兒歇着吧。咱家回復主子去了。」便起身告辭。于謙照欽使禮，恭送如儀。

于謙將軍營重新整頓：催齊糧草甲仗，命運軍改爲鐵騎軍，囑章怡仔細考究，將甲鎧受攻之處，設法改造。務使前後一般能禦矢石，防刀劍。又命各軍嚴察補缺降卒，責令互具連環保結。如有奸細，同保友坐。其餘瑣屑諸事都責成各軍統將，副將，迅速料理。營務已具眉目，漸復舊觀，便規畫攻城。一面命黃超火速造成雲梯，再造雷車。命地方官徵集鐵工，優給口糧工銀，交黃超監工調用。一面命倪鴻挑選健壯兵卒，製備畚箕、鍬、鋤等物，挖掘地道，預備埋藏火藥轟城。當將全軍重復開到樂安城下，下令圍城。

倪鴻急於建功，日間恐城上窺見，不便動工，夜間就本營中，就地掘下。用

這一敗仗
打得莫
名其妙
出奇愈

大俠傳

一四

散。卻是地窟已全被毀塌。窟內出來的漢兵都奔入由城門出來的漢兵隊中。兩軍鏖戰了約莫半箇時辰。勤王軍四面來援，纔把漢軍殺退。

要知漢軍何以由地窟出來，下章分解。

古堊俠魂評曰：

鞠三將本以是王玉爲主，黃超、朱澤爲陪賓。迺黃、朱二人寫來有聲有色，辭句驚人。無喧賓之嫌，而有藉事煊染之好。其用心無論事之巨細，不無絲絲入扣義理詳明。

倪鴻挖地道，以爲必成巨功矣，乃竟不成且反致損失。翻翻覆覆總不使有一事在人意中，而才又足以濟之，迺成無處不奇之文。

方清內奸而立，卽又接寫一內奸爲祟之大事。其接榫處，毫無痕跡可尋，而又有綫索可據。使人讀之，若知若不知，似明似不明，彌有餘味。乃爲振起下章反踢文字之關鍵也。

在倪鴻方面言自應如此方爲合理且必如此始足表明心跡

或問何以二人同辭一乃蹈易通小說某等說曰之弊余曰如將大事主將副將豈有不商

第二二二章 睹情生疑二將告密 見機擒諜一俠建功

話說勤王軍將漢兵逐入城內，倪鴻當時即將本營未曾死傷的兵卒，全都扣置營內，請主將程豪暫時派人看管，自己便和程豪、孔純一同來到中軍，請見主帥。于謙傳入程豪、孔純，先進見陳說：『末將治軍無狀，不能嚴守秘密，致有洩漏，足見有奸細混在部下，末將愚蒙，事先既不能察覺預防，事後又不能查得首犯，拏獲申解，末將實不堪職任，有負栽培！誤國誤軍之罪，猶無可道！謹納還恩命，詣轅待罪，伏乞鈞臺卽刻遴選幹員接統整頓，治末將等以應得之罪，庶彰法紀而儆效尤；末將雖伏誅而死，猶爲榮幸！』接着倪鴻免盔卸甲，自縛入帳，伏地稟道：『末將洩機誤事，罪該萬死！通敵奸細，亦在末將部下，末將未能查獲主名，祇得將未曾陣亡的卒尉一併看管，求鈞臺將末將部下全營掃數處斬，以免後患。更求將末將梟首徇軍，以爲不忠不愼者戒！末將雖死，

猶沐恩施！

定而後言
之理既商
必因其辭
一之矣普
通小說中
曾有二人
同語之弊
如甲乙同
說如何人
何每令人
齒冷然非
此可擬比
者蓋此爲
有理可尋
之對上公
報非尋常
談話問答
也

此是當防
的非過意
義形於色
如今日之
互相推諉
甚或陷人
自脫者何

于謙連忙攙住程豪、孔純，拉起倪鴻道：『你三位不必引咎。現在奸細已將要破獲，我已經知道是誰。祇待得着鐵證，就要揭破嚴辦，使他死而無怨。你三位都無罪，就是部下士卒也決無奸細在內，不可冤屈好人。須知如果有奸細在你們部下，你們早已被刺身死，大軍也早已一敗塗地，決不致到今日纔有這事生出。你們放心回營，火速將士卒釋放歸隊。有傷的送往醫藥營調理。部下死亡缺額，向新卒中挑選徵募的衛所壯丁充當，降卒暫時不必揀補。以防萬一。』

孔純再稟道：『鈞臺不懲誤事敗軍之將，朝臣必疑鈞臺庇護同門，徇私毀法。千萬勿惜末將等微命，盡法懲治，以平衆憤，且杜讒口。』程豪也道：『得將不難，何況庸才如末將，更屬車載斗量，俯拾即是。軍紀法紀一有寬縱，即從此廢弛，爲黠者援例挾持，永無復振之日。所以末將甯願領罰，決不敢苟且偷。』

止霄壤之分

倪鴻確是名師之徒不愧宗風

起首數句即層層解再釋令三人無可言

生累鈞臺毀法！倪鴻忙屢言道：『這事和主將無關。挖隧道的事，是鈞令指派末將獨負責成的。事與右軍無涉。那麼，因隧道消息洩漏致遭逆敵襲攻，自然仍是末將的責成，怎麼能累及不在事內的兩位主將呢？伏求鈞臺將末將一人明正典刑，法正情當！末將甘心瞑目，卻是決不敢貪生苟活，累害無辜！』

于謙道：『你們卻不必這般！我深知道這一役決不是你們的罪過，怎能處治你們呢？即使有人疵議，也祇這一時之間，大可以置之不理，將來奸細破獲，自有恍然大白之日。何況我敢信決沒人疵議到你們三人咧？至於扈駕文武朝臣，更不關事。皇上命我督師時，就命我專管軍營以內，他人不得過問，原是爲專責成，利戎事。此際我作主張，誰敢亂說？你們都是本軍大將，心事久已共見共聞。何嫌何疑？更何能以小事盡泯前功？尤不能無端自損心腹股肱之將！你們說求將不難，自是你們在將言將的客氣話，須知求得一將，難如登天。若被敵兵襲攻一次，或是小敗一次，便斬殺統兵大將，以警以徇，那還成箇軍

如此方是
大帥體統
若徒以部
下生命爲
立威之具
者直鄙夫
殘賊耳

伍麼？軍家勝負無常，似這般時，祇要連敗幾仗，軍中大將不待敵殺，都被自家因敗執法，斬殺完了；豈不是大大的笑話嗎？將帥原爲一體，輔車相依，唇亡齒寒；非至萬不得已時，尚不肯稍離，怎輕容易說到斬殺？國家大將，天下所關，決不是拏來示威立法的。我非商鞅之徒，深服諸葛之訓：你們千萬要呆讀古書，誤解執法，自視太輕。」

程豪、孔純、倪鴻、都頓首無辭。于謙重復溫言撫慰，勸諭回營，善撫部下，千萬垂張皇。程豪等頓首謝過，便告辭回營。倪鴻將部衆釋放，頓時歡聲雷動，都感督師寬仁。程豪、孔純也將于謙的言語告訴衆將，並密令嚴密察訪奸細。衆將遵令各自留心。

一霎時，中軍旗令使燕兒飛周模來到。程豪迎着，進帳相見已畢。周模道：「奉鈞旨，欽遵聖旨，頒給新近歸隊諸將金帶、錦袍，並賞賜全軍將士人各金。」

此次賞賜
在意外而
又在意中

周模此語
亦係實情
並非完全
客氣

新來諸人
服飾顯有
軒輊確非
安轉之道

張老公就
是張吉觀
下文可知
非另一人

此明是張
吉不嫌於
王于帝
前進讒之
故于廷益
則不欲以
此啓王玉

花一對，銀韁一條，玉珮一件，翠環一事。」當即點出十七份，交給程豪。程豪望
旨謝恩畢，留周模小坐。

談到此次賞賜，周模道：「兵敗受賞，委實慚愧！尤其是咱新來的，居然和
各位功勞功高的前輩一般，同邀金帶錦袍之榮，更覺不安。」程豪道：「您這
話太客氣了！我們不過早入伍幾天，又有甚麼了不得的功勞在那裏！前幾天
站班時，我見幾位初來的，無金帶錦袍，深覺服飾不齊，爲各位抱屈。如今彼此
一樣，絕沒軒輊，仰見聖上公道持平，一視同仁的聖意！」

周模道：「咱祇有永感天恩而已。——祇是今日張老公捧旨來到時，按
冊清點恩物，恰缺一份。仔細查時，聖上發來名單內，單單沒有王白雲的名字。
後來督師和張老公到後帳說了半晌，張老公立刻回御營去了一趟，回頭來
纔頒發。卻連王玉也有了。這不知究竟爲着甚麼？」

程豪道：「王白雲聽翰時，張老公就極不高興。也許就是張老公在聖上

之疑必彌
縫之使不
覺而後可
以制之且
得鐵證也

王玉武藝
很好見前
文我說可
惜太兩頭
地了口中
周模口消
息透着消

程豪之言
義溢辭外

跟前說了王白雲的壞言語，所以單不賜他。要不然幾次犒賞恩賜頒發時，從來沒發過甚麼名單不名單。總是份數全照人數，一到就發。爲甚麼這次忽然有名單呢？」

周模點頭道：『這話有理。王白雲武藝是不錯，祇可惜太不圖活了。嘴頭上愛得罪人。在樂安時，也是不討人歡喜。但是不知道他和朱高煦是甚麼緣法？十分相投，真似君臣魚水。朱高煦那麼壞的性子，卻從來不曾給釘子給王白雲碰過。大小事，一說一箇准，一稟一箇靈，幾乎和小宋濂一般。如今碰在張老公手裏，也算他倒楣了！』

程豪沉吟道：『他和朱高煦真有這般好，那就不應該投降了。一箇人總不能負知己。即使覺得朱高煦萬無可望，也應該先儘力勸諫，使他悔悟，以報知己。實在勸不動，到事不可爲時，不能全義，也應遠遁，不再聞問。這纔算得是丈夫漢子！若祇圖自己，不顧一切，世上還談甚麼朋友交情呢！』

周模之言
確非自己
強辨

雖自述懷
抱然而愈
證明王玉
之不真降

周模亦新
降者開斯
言那得不
驚

此急非無
謂之急蓋
周此際不
能決程非
也試探自己

周模道：「咱也是這般想。——不是咱自己護自己短。似咱在漢邸時，並

沒受甚麼厚恩深惠。祇不過是得他一份銀糧，給他教幾箇子弟，原和守莊、護院、保鏢、走道、當朋友、作教師，沒甚分別。他既造反，咱就得設法脫身，不能擎着祖宗清名父母遺體去換一月幾兩銀子的身俸。咱又沒箇諫阻的位份，說也不會見信。終究不過是一走。與其他滅亡後，咱無緣無故當逃犯，自然是早抽身的好。——王白雲卻不比咱。他是喝過血酒，參預秘計的。」

程豪道：「那麼據您瞧王白雲是實心實意降了麼？」周模聽了這話，沉思一會，纔道：「這就很難講了！」程豪道：「如果他生了異心，甚至竟是詐降，——再說得利害些，就算是朱高煦差他來臥底的，——那麼咱們不要喫他的大苦嗎？」周模猛然一驚道：「……這真難說了！——祇是咱周模卻敢盟誓決沒半點異心！若有半絲不誠實，教天雷擊頂！」

程豪忙陪話道：「大哥千萬垂錯想！做兄弟的有一萬箇心也不敢和大

程之言剖
心瀝血周
那得不感
激

周模真老
實

周模主張
報告是欲
表明自己
凡人身入
此種境界
有不能不
力求自白
者何況正

哥您生一分心！大老虎、萬里虹、和弓氏弟兄都確說大哥千忠萬義，我們再敢生心，不是拏同道老友當渾蛋嗎？大哥原是啗同道，啗武當以仁義相交，怎能瞎疑呢？——老實說：做兄弟的對王白雲是有一點兒不放心，卻是也沒敢對旁人提過。就是孔虎頭、朝夕相聚，因為他是以誠待人的，我連他跟前都沒露半字。方纔聽得大哥您說起來，朱高煦對王白雲的好處，觸起我心中影子，一也是不敢拏大哥當外人，纔率直說了出來。大哥千萬要歪想纔好！

周模這纔放下心腸，想了一想道：『程哥！這話越想越有道理。您說應不應該報明督師呢？』程豪道：『督師似乎已經明白幾分了，卻不知有沒有派人密查？』周模道：『咱越想越險。估量着王白雲和朱高煦太親密了，所以比您更急，還是去報明吧。——不過咱沒和督師深談過，不敢說這緊要機密的事，還是請您代報吧。就算沒這事，隄防着點兒也好。』程豪低頭想了一想道：『好！咱倆同去一趟吧。』說着，二人一同起身。程豪叮囑孔純當心守營，便一同

逆顯然報
告本非取
巧希寵耶

一筆盪開
便從中閃
出一段大
文來

伊何人斯
讀者其猜
之儻記舊
事則或可
自錢塘鄉
音上思得

順手帶出
召黃超更
令人如墮
五里霧中

向大營來。

周模緊隨着程豪，來到大營。周模先去尋着劉福說：『右軍程統將和咱倆有機密軍情大事，求面見。』劉福搖頭道：『不成這會兒正在見客。』周模問道：『這時有甚客來呀？』劉福道：『俺也不知道夾鬧裏從那兒忽然跑來那麼一箇肥肥白白的俏皮小姑子。許是督師親戚吧，一到就見，還帶是滿口錢唐話。』周模跌腳道：『糟啦！偏這般不遇巧。』劉福道：『委着急，待着吧。剛纔差李隆去叫黃超去了，黃烏龍來時，俺得陪進去，給您代問一聲吧。』周模祇得耐心等待着。

一霎時，果見李隆引黃超來了，彼此招呼過。劉福便引黃超進去了。片刻，劉福站在門口，一手掀帘，一手向周、程兩人招手。程豪便和周模一同進去。于督師起身領首爲禮。程豪待要施禮，于謙忙止住道：『我原說私見論私交，不

然而一事一索，固極分明。私見論私，交照應前。文帶髮尼，二種一髮。全不剃髮，而裝束如尼。釋門所，謂優婆塞，也。一則，則剩一知何，故則不知何。

不驚動照，應上錢，毋怪有錢，唐音了錢，已有所得，暗伏下文。

于謙先和黃超說話，程豪閃眼瞧時，果見于謙坐前的書案那一橫頭坐着箇帶髮尼姑，眉清目秀，十分幽靜。于謙先和黃超談說雷車，並問雷車開來，如何禦止？黃超仔仔細細說了箇明白。于謙點頭，叫他且退。

迴頭問程，周二人有甚事故？程豪便開口道：『因為降將中有箇白雲王

玉……』于謙連忙搖手止住。程豪連忙縮口不語。于謙便叫劉福看好外面，不許有人近前。然後悄聲向程豪道：『你是說王玉作逆藩奸細，是不是？』程豪忙應聲『是！』便低聲將周樸所疑的話都和于謙說了。于謙點頭道：『我先沒得憑據，不好驚動他。如今得着真憑實據了。』說着，便指着那小尼道：『——這是家師醉比尼的隨侍弟子，名叫鄭澈。這趙家師由南化緣北來，原為助我暗訪賊黨。沿途已有所得，便差這位鄭師妹，前來通知我，好早些防

此景奇妙
可惜我不
曾見來

鄭澈來到
即立此奇
功

備。不料鄭師妹因爲避卻運兵道路，是繞道來的。打樂安城邊走過，纔是天色微曙，四無人影，忽見一將，彎弓一箭射上城去。心中喫驚，以爲如是攻城，這將不應不披掛。如不是攻城，因甚射箭？便悄悄地跟蹤那將。合該那將倒眉，走沒幾步，草中穿起一隻大鳥。他手中有弓矢，順手一箭，正中那鳥，卻笑說：「這一卦卜準了。」便回了營。鄭師妹見營帳頂有「王」字旗認定了，便在營後窺探。沒多久，忽又見有一箇兵卒，慌慌張張，奔到城下。頓時城上有人探頭下望。便兩下裏拍手相答。接着便見城下丟下一箇紙包來，城下草叢中闌出一箇小卒，拾着就跑。鄭師妹悄悄地暗隨着到僻處，把小卒拘住，搜得紙包兒。並見要牌是我軍中的，便把小卒綁着，扔在鄉下菜窖裏。先把那紙包兒帶來見我。你們瞧，就是這箇。」說着，便將書案上一卷紙兒展開來，取了中間一張字紙遞給衆人瞧時，卻是一張字帖兒，上面寫着：——

今夜三更由北門出城，以雷車衝陣。準如約照紅燈追逐，以期一鼓成擒。

有此一信
則王玉之
罪已鐵案
如山

藉程豪心
中將小卒
已解來寫
出

燒香而亦
復舟菩薩
未免太不
管事了

但燈宜多備，以免臨時有燬損時，可立即補懸，則不致漏網。衆人傳觀畢，程豪道：「這字帖兒無名無姓，自然是封密書了。鈞臺雖然知道是王玉那廝擣鬼，末將們也都想得到。祇是沒箇有名有姓的鐵憑硬據，還恐那廝倔強不供，便怎麼辦呢？」

于謙微笑道：「有活口爲證，還怕他賴麼？」程豪恍然知道那姓鄭的小孀擒住的小卒，必是王玉手下的，而且必是已經捉解到了，便不再言語。周模心裏都想：「既是真憑實據，都已帶着了，怎麼還不把那廝拏來呢……」恰值于謙給鄭澈引見。周模連忙起身，彼此施禮相見。鄭澈自說：「奉師傅大通尼之命前來効力的。」于謙並將鄭澈的出身告訴衆人。原來是醉比邱大通尼在錢唐收得的孤女。因全家往普陀燒香，遇風覆舟，恰值大通尼乘舟路過，打撈得這女孩。那時纔祇六歲。全家既已盡沒，大通尼帶他回錢唐，也沒人可交，便收他做箇隨侍女徒。後來見他秉性聰敏，纔傳給武藝劍術。周顛子曾曰：

澈所以紹
通謂其跡
大虹者
漫天寬
繼天寬
爲兄弟行
漫天寬
怡然亦大
俠然亦大
通弟子也
西湖之底
其泥細如
香灰深至
不知若千
尋丈一物
墮入即爲
細泥所陷
鮮能浮起
性故習水
者以能出
入香屑泥
之水爲最
上乘鄭澈
隨大通居
西湖邊自
技習得此

鄭女劍法精警，許爲大通尼門下傳人，代爲命名「鄭澈」。給號「漫天虹」。近日劍術大成，水性也習得能出入香屑泥中不稍沾滯。醉比尼又收得兩箇隨侍弟子，不願埋沒鄭澈這一身本領，便寫信荐到于謙處，並函囑章怡照應。

正說着鄭澈遠來的來歷，猛然聽得外面喧聲。仔細聽時，是鳳舞的聲口。嚷道：「還敢倔強嗎？這地方是你撒野的嗎？」又聽得駱樸的聲口叫道：「渾小子！自家做的好事！你強上那兒去！」接着便是孫安、王通、歸瑞、度健、異口同聲，齊叫：「揍！揍！揍死拉倒！」隨即有一種「啣啣」「嗙咚咚」似在打人的聲響，夾着有人狂叫：「俺沒犯法！你們爲甚麼打俺！」卻正是王玉的聲口。于謙目視周模道：「給我提那廝進來！」

周模應聲起身出房，祇見帳前八將簇擁着王玉。王玉項掛鐵索，手套鋼鏢，卻硬掙扎着不肯走。龍飛等八將，推推搡搡，夾着播播打打，硬要弄他進房。王玉抵死不肯動，便鬧得一片聲喧。周模便高聲叫道：「奉鈞旨：命周模提犯」

順筆敘明
鄭澈發語
周模發語
得體如玉
實是刁頑
周模之語
如鋼如鐵
王真辭對
窮莫對

周模可謂
命不辱使

寫于謙之
威

官王玉進見！龍飛等連忙住手。王玉瞪眼嚷道：「誰是犯官？白臉兒垂猖狂，須知你和俺是一樣的失節狗！」周模怒道：「你是好漢，就爲你不失節，纔叫你犯官！你彀得意，憑據全找得啦，你還強些甚麼？」——「誰是犯官？」麼本來嗎？你簡直是奸細，叫你犯官，就太瞧起你了！」——說着，衝過去，一把拉住王玉項上鐵鏈，順手使勁一拖，瞪眼頓喉大叫：「——狗奸細，進來吧！此時還躲的了嗎？」王玉猛不防，被周模拖得一箇踉蹌，跌進房內。接着，被周模照定王玉腿彎一腳踢得屈膝跪倒。王玉急得迴頭向周模怒目而視，齧牙恨道：「哼！瞧你榮華富貴，步步高陞！」周模冷笑一聲道：「你顧着口供吧，小心皮肉喫苦！狂些甚麼？」

于謙奮威大喝：「刁賊！敢這般放肆！」王玉頓時如聞獅吼，毛骨悚然，遍身冷汗。于謙迴顧劉福：「將李斯仁帶上來！」劉福應聲去了。一會兒，帶着兩箇親兵，抗擡着一箇網得糉子似的小卒，擗在地下。于謙問道：「王玉，你可認

不待言此
人是拾紙
了包收小
寫及驛牌
爲自來寫
軍事小說
所不知者

驛牌樣式
卻見
作者考究
精當有所

識這人！王玉瞧一眼，已經滿心小鹿兒亂撞，祇得咬牙硬說：「不認得！」干謙微笑道：「你不認得麼？他是你部下，而且是你由逆軍裏帶來的親隨呀！他倒認識你呀！」便命劉福：「把李斯仁的驛牌拏來。」劉福便取驛牌奉上。于謙擲給王玉道：「你瞧，這是甚麼？你能再說不認識麼？」王玉瞧時，眼前地下一塊驛牌上面寫着：——

中軍玉字營親隨兵一名 李斯仁

年二十一歲

沂州民籍

左二
右三
斗

王玉瞧畢說道：「這李斯仁曾偷末將的銀錢，被末將責罰過，故此捏辭誣陷，求鈞臺明察！」于謙道：「你弄錯了。不是他報的，他也是受你的累，纔被擒的。你聽着，我叫他說給你聽。」——李斯仁！你怎麼到這裏來的，快照實情供說一遍！」

李斯仁供道：「小的是王將爺的親隨，並沒錯過事。將爺也很歡喜小的。」

從漢軍中過來，一直都當自己親人看待。所以將爺教小的幹的事，小的祇知道盡心的幹，並不知道是犯法的。小的奉將爺命，每日在城外草裏待着，若城上有人拋下甚麼來，就趕緊接着，乘沒人時悄悄地掣回營來，送給將爺，每拾得一件有一兩銀子賞號。小的來沒多時，祇得着五兩銀子，大概是祇拾得五次吧。這一趟，拾着一箇紙包，不料給一位小姑娘窺破了，擒住小的，綑綁了，扔在菜窖子裏，紙包被奪去了，不知是甚麼東西。方纔另有幾位將爺，到窖裏把小的抗到這營後，歇了好半晌，纔又抗到此地來的。」

然則李斯
仁祇是一
工具耳無
怪後文得
全首領

王玉大喝的：『胡說！你自己私和城上往來，連累得俺也受罪，你還要黑心，全推到俺身上嗎？』于謙笑道：『你還放刁麼？——好！我還有叫你心服的憑據。——黃禮、張楚回來沒有？』外面黃、張二人同應道：『回來了！』便進房來參見。

于謙問道：『可搜得甚麼？』黃禮道：『末將奉命會同王森到玉字營時，

會同王森
探作證也
會同倪鴻
重受害者
也

王玉已經解走，適張楚會同倪鴻來到，便仔細搜尋，抄得各件，敬謹列呈。于謙瞧時，是一大包文書字紙，另外一張單子，寫着——

朱高煦親筆諭許帶罪圖功，事成不次陞賞帖子一紙；（有王玉名）

錢巽詢問師期書信一封；（有王玉名）

不具姓名約同舉火焚營爲號帖子一紙；

不具姓名囑再查明地窟所在火急報明帖子一紙；

錢策請試約同陷諸將共謀以厚力量書信一件。（有王玉名）

于謙便命黃禮一一讀給王玉聽。讀畢，纔問道：『王玉！你還有甚麼說的？』

王玉低頭歎道：『完了！也甭多說了！你們怎麼辦就怎麼辦俺！——白雲王玉終不含糊就是了！』

王玉究竟是生是死，且待下回分解？

古墓俠魂評曰：

鄭澈爲四集中大有作爲之人，亦即軍中最無名之驍將。今於此出面露名，正爲後文之大關鍵。

程豪、周模之談話，委婉曲折，想見其披衷瀝血無猜無忌之交情。

王玉之變溯及第二百零二章，至此始破案，將悶葫蘆打破。此中轉折及關繫，處處有痕跡可尋，細心者自能循察得之。

審訊王玉一段，亟寫王玉之跋扈，一以正其該死之罪；一以藉起波瀾，爲文章生色耳。今試觀筆下宛如游龍，而萬脈終朝一宗，則知其任何曲繪皆爲此最後之一點着力耳。其他皆助也，賓也。至章末而始見主文。明乎此走筆瀟暢而無阻。

第二卷 陸
帳王 玉 殆
矣 尚 方 劍 一
般 小 說 每
誤 作 上 方
劍 可 笑 且
常 鼓 及 非
明 代 事 亦
云 賜 劍 尤
可 笑 蓋 惟
明 代 有 此
制 也 懸 示
不 必 懸 示
非 惜 王 玉
爲 誘 敵 也
見 下 文 詩
此 人 無 識
是 蓋 無 識
之 夫 爲 主
人 所 騙
彼 實 無 識
也 叛 之 識

第二十三章 擒良將女俠初出馬 獲莽夫小卒獨除兇

話說于謙傳令陞帳鼓鳴礮響，隊列班排。于謙嚴裝陞帳，手捧尙方劍，喝令：『提叛將王玉！』都護衛將王玉提到。于謙當衆將王玉勾通逆藩，暗遞訊息，以致糧臺被焚，隧道被毀等等罪案，說：『按軍律，應立即處死！』當即將王玉褫去衣甲，五花大綁，押出營前梟首。並命不必懸示，隨卽又提李斯仁，姑念無知受愚，尙非有心謀叛。發交當地地方官派差起解，充發沙門島。處辦畢，諸將無不悅服。卽新降將卒見奸細已得，已可免嫌，也都格外心安。頓時全軍歡聲雷動，如同大獲全勝一般。

于謙將案情處置完畢，便傳中軍諸將到後帳，仔細吩咐：『王玉雖斬，若再無奸細，則逆軍必不得知，將仍照王玉所約，驅車來攻。若竟不來攻，那麼本軍中必定還有如玉的人，仍在暗通消息。再當察訪。現在嚴爲戒備，毋使逆

軍得逞。』當即全調黃超即來中軍，並留鄭澈在中軍幫同防守。

一霎時，中軍衆將卻暗中布置。于謙責令黃超破毀雷車。黃超心中暗想：『幸虧我沒把十全的雷車傳給漢軍。如今大概他們已配成鑰匙了。我今日盡力把他拏過來改造一下，可省許多材料，並且本軍可以早得車用。』當下便取一紙字帖，雙手遞給于謙道：『照這上面所寫的方法防禦，就可以不懼逆軍的雷車了。』于謙知雷車原是黃超獨擅絕技，他說的話，自然可信。便轉知中軍諸將照字帖所述加緊防護。

這天夜裏，果然和前次一般，漢軍突然開城突出。原來是朱高煦接得王玉的密書，便磨拳擦掌，祇待夜晚出城廝殺。捱到三更時分，朱高煦便驅雷車開城逕行突陣。這時勤王軍中軍正堵在樂安北門，刻刻預備着。及見城門一開，一隻一隻碩大無朋的猛獸蹣跚出城，直向勤王軍衝來。趙佑、唐冲、邵學、關

取此紙字
帖與同其
如用蓋因
作此時不
爲寫而寫
不能乃故
不設法免
之也然而
此法較如
此如萬倍
止萬萬倍

力表黃超
字帖之刀
否則未有
不驚轟重
損者

點明數目

日間預備
其處地方
不言明妙

顏四人噫兒。連忙照那字帖兒上說的。連忙下令。兩面跑開。頓時閃出數條大路。那雷車逕入軍中。車內矢石飛迸。猛射不已。趙佑知這傢伙不是刀鎗能對付得了的，便祇顧閃躲。

黃超聽得雷車出城。連忙跑到前軍一瞧。果然是雷車來了。卻是一輛輛行走不快，不似造成試演時那般靈活。黃超心中明白是鑰匙配得不對，心中暗喜：『這東西是全該送歸原主了！祇是連護衛漢府的車共有五十三輛。如今約有二十多輛。軍中祇十輛車，既來了這許多車，一定是連護衛府的车全開出來了，作爲背城一戰。我不如待他全數放出來，再收盡他的。』便傳令各軍卒儘量分散。霎時間一軍人分得七零八落。雷車卻越出越多。

雷車隆隆進攻，矢石亂飛。卻是傷不着這邊的將卒。黃超約度日間預備的地方差不多到了，便叫軍卒退走。軍卒吶一聲喊，往後急跑。漢軍揮動雷車猛追。那知雷車並排着向前衝行，不到五、六十步遠，忽然『噶嗒嗒』一陣亂響，

送車隊把
車送掉了

幾十輛雷車同時塌入陷坑。原來草地裏底下全是挖成的坑，上面鋪着薄板。仍蓋上草皮。雷車前行，車馬雜進。薄板自然載不住，板斷車陷，一齊不能動了。勤王軍中黃超躍馬而出，率軍卒將各車圍住。繳去刀鎗弓矢，俘獲車卒，逐漸將車起去。

城上漢軍見了，立時發礮。立刻煙霧漫天，紅光匝地。火彈橫飛，響聲震野。勤王軍驟然遭此，失了主張。卻直敗退起來。城上朱高煦見勤王軍卒真果棄械拋弓的逃走，滿心大喜。便督着孫鏜、石亨、石彪、丁威等諸將一同出城追殺。並攜帶小礮，跟蹤猛放。

高煦又中
計了

于謙見朱高煦親自來追，心中忽然觸起一事，便向隨身八將——龍飛、孫安、等——及鄭澈等低聲說了幾句。諸將會意，護着于謙，挺身向前迎敵。朱高煦見了于謙，仇人相見，分外眼紅。大喝一聲，將手中鏢一擺，直取于謙。于謙揮鉞相迎。龍飛等八將便和使石亨等捉對廝殺。孫鏜卻在後安礮放射。前面戰得

于謙真機
伶不愧元

被擒得連
自己妙奇
極其透點
一筆如椽
其力如椽

中山王府
中兩馬自
首集分散
後今日纔
得見面

十分起勁，礮也打得十分起勁。

孫鏜一心向前發礮，忽然覺得身後有風聲。忙回頭時，祇見一箇年少俊俏女子率領兩箇頂盔貫甲的將士，如飛來到。孫鏜正待放一礮，見了這三人覺着奇怪，便待放手起身迎敵。卻不道這三人馬快。霎時已到，那女子一撒手，放出一把紅羅絲網，孫鏜來不及躲避，早被網住，提過馬去。那女子一伸腿，連孫鏜的坐騎也勾住。一同轉身。那兩將當先開路，殺出漢兵層外，直騁回勤王軍來。——原來正是漫天虹鄭澈奉于謙之命，率伏遜關顏，幹了這場功勞。

于謙見鄭澈已經成功，便向龍飛等八將大叫道：『擒叛擣巢。在此一舉！衆將努力呀！』八將一齊接應，着力猛攻。霎時間翻退爲進，殺得漢將四散奔逃。漢兵紛紛亂竄。朱高煦沒法督率，祇得虛搥一鏢，拍馬便走。于謙拍馬急追。兩馬相逐，一般快蹶。直逐到城下。

朱高煦飛身上吊橋，立卽入城。勤王軍追到城外，截住漢軍大殺一陣。

此是中軍
追回重圍
不是重到

大俠傳

六

祇賸丁威、石亨、石彪等一班將官，逃入城內。軍卒三停折了兩停。城門緊閉，一時攻打不開。勤王軍中軍纔沿着城垣，團團布滿，紮成許多營帳。

于謙收兵歸營。查點人馬，鄭澈解到孫鏜。于謙親解縛繩，扶令坐下。切實開導，闡明順逆，勸孫鏜歸順天子。孫鏜初時因爲礮轟大軍，記仇的多，不肯相容。後經于謙誠懇說明所有降將都是一視同仁，決不計較前事。伏遜、關顏、黃超、都幫同切勸。孫鏜纔慨然應允投降効力。

于謙便命漫天虹、鄭澈歸鐵騎軍充軍將。平地雷、孫鏜發前鋒充當軍將；碧麟、關顏撥往左軍充當軍將；鐵將軍伏遜撥往右軍充當軍將；沒毛、虎董安暫撥後軍充當軍將。前、左、右、後及鐵騎軍各增一營。

諸軍分派已定，便急求克復樂安，以免老師費財。連日在中軍帳中聚將商議。擬定一一鼓而下，使逆藩無所逃死的絕計。諸將日有所陳，俱因不能有

十分把握。誠恐一旦破城，不能捉獲朱高煦時，留遺後患，又得費事。因此日在集議之中，一面促倪鴻督挖地道，黃超製造雷車雲梯，預備攻城。營中匠作晝夜不息。

漢軍連敗幾陣，將卒死傷極多。錢異以爲孤城難守，不如棄城遠遁。能占得要地，便占幾時；不能占地，便作流寇。朱高煦雖也覺得這拳大的城池，難於死守，卻是終不肯拋卻藩王封地，去作流寇。總想有一日能穀大大的打箇勝仗，挽回頹勢，重整軍容。因此每天把將士傳到府中，切勸重獎，望他們拼命効死。軍中兵卒缺乏，便在城內抽丁，把壯丁通通抽來，交石亨、石彪教訓，以備肯城借一，轉弱爲強。

這時城外四面都是勤王軍層層圍裹。城內雖然有歷年存積的糧草，可以持久，但是這坐困孤城，終究不易防守。朱高煦深恐將卒懈怠，一時大意，被

身爲親王 封藩享福 真是快樂 不盡何必 自尋煩惱 喫這些苦 白作孽不 可活家成 錢家皆成 清一色恐 朱高煦即 得成事亦 爲錢氏辛 苦耳

將黃超事 上一提迴 上文應 對不住已 對早得任 前鋒將 就抗敵 來打你了

人攻入，失卻根本重地，便將城防劃爲四段，每段設置重兵，派大將一人督率防守。自己不時登陴察視。不許稍懈。

這一天，朱高煦方查過糧倉，見還可支持數月，不必徵搜民糧，心中稍覺放寬。便和錢異、錢帶、錢策等一同上城，沿着北城行到東城察視。朱高煦見東城上旌旗整肅，堞口鐵礮排列整齊。觸想起：『造礮的人已不知去向。儻或礮有損壞，不就成了廢鐵嗎……』不覺歎道：『孫鏜素來忠直，不似黃超藏奸。你瞧：鐵銃鋼礮造成多少！而且很能濟用，那黃超造的雲梯，並沒奇巧，雷車更是行動笨滯，一陣失完。而且也都造成有限得很！顯見得黃超那廝久懷異志。這也是朕一時不明，致受鼠輩之欺。祇可惜孫鏜失陷，折朕股肱。想他那般心性，未必就屈節肯降。這時多分是性命不保了！』唉！對朕忠心耿耿，至死不變的，總算王玉孫鏜了。朕得天下時，首當破格撫他們的後人，以慰烈魂，且藉以勸忠……」

馬也就給
成續給你
成不怕氣
死你黃超
更是妙人

說明折登
雲梯的方
法如繪已
圖明晰已
極其復也
書含糊說
得如法寶
之不可理

話未畢，忽見勤王軍後軍大旗的旁邊，『唵啦！唵啦！……吶吶吶！吶吶！』陡然豎起一架雲梯來。朱高煦陡的一驚，忙閃身近堞口，躺在甃堞後細聽。見那雲梯可煞作怪，並不倚靠着那裏，竟是憑空的矗豎。瞧梯底時，卻是使曲角鐵板折釘在一座大車上。那雲梯是六折的。有一條鐵索，鎖着六折接樺處的六隻鐵環。鐵索的一端卻鎖在車後一根鐵樁套着的軸轆上。軸轆外面另有箇挽手。祇須將挽手漸漸攀緊，便繳動了鐵索；鐵索一拉，拉動梯上鐵環；梯子便一折一折的依次伸直豎起。六折盡豎時，只有七丈來高，一霎時，見下面將挽手漸漸放鬆，梯子便一折一折的逐漸倒疊，終致倒折橫摺在那駕着兩馬的長板車面上。祇似一輛大車裝疊着大疊梯子。任甚麼道路——祇要馬能走過的路——這車就能拉去。朱高煦定睛聽着，那雲梯一連升起疊倒，好幾次。那梯子全昇起時，那第五折離城頭極近，第六折竟比堞口還高。明明瞧見梯柱上刻着大字是——

右軍軍將雲雷都管烏龍黃超 監造 第十九號

一行篆文。朱高煦氣得握拳捶背，恨聲道：『朕不殺黃超誓不爲人！』錢

策忙問：『陛下因甚生氣？』朱高煦指着那雲梯道：『你瞧黃超那廝，朕厚幣

專差，聘他來造梯造車，那廝竟造些平常竹梯敷衍。造了雷車，又把鑰匙藏過，

車子又是走不快的。那知那廝投降過去後，——你瞧：這梯子造得多巧！這不是

成心冤人嗎？朕祇恨于謙那廝，不知那廝有甚妖法，能使在朕這裏的人不實

心給朕出力；一有機會，叛降過去了，就把本領全使出來了！朕直恨透了！——

開城，出隊殺那忘恩負義的惡賊去！』

錢異連忙苦勸：『現在敵勢正銳，開城，徒然授敵以機，出戰，徒然多受損

傷。無益於事。望陛下暫息雷霆之怒，逆軍背水而陣，銳氣一挫，萬無不敗之理。

陛下何必於此時與爭一日之短長，致誤萬年之大業。』朱高煦瞪目齧牙，半

晌纔說了一句：『朕就是忍不下這一口氣啊！』錢異恐朱高煦一時憤激，冒

錢策豈曾
者蓋不超
心記黃雖
見敵有巧
車祇驚敵
之巧而末
思及即已
之人才故
不氣而且
不知高且
氣些甚壓
于謙祇是
正法並沒
妖法祇爲
你信白蓮
妖法故不
敵正法耳
不反求諸
己徒恨人
何益

這一口氣
祇作死時
外入泥土
消去了法

這一叢人
祇好算嘍
蟻蠢動甚
至比螻蛄
的蠢動更
無意義

天譴獨夫
大事去矣
此言對錢
巽前言殊
有餘恨

昧出戰，便向錢帶錢策使眼色力勸朱高煦向西城巡視。

朱高煦無奈祇得就城上迤邐西行。剛步到南城角上，忽見城外報馬絡繹紛馳。一會兒，城下畫角鳴鳴，便見旌旗移動，將卒整裝。接着一陣鼓聲，如急雨驟雹。陡聽得吶喊聲震天動地，陡見城下右軍大旗摩空一繳。將卒頓時分成兩隊：一隊仍圍城不動；一隊卻掉頭反犇，向原野間吶喊犇突。忙朝遠處看，果有黑叢叢的大羣螻蛄似的蜿蜿蜒蜒，正在走動。

霎時間，祇見勤王軍已犇近那叢人馬。喊聲大震，頓時糾作一團。朱高煦仔細凝神瞭注着，直到那叢人馬離了山口，滾滾來到原野中時纔瞧得那認軍旗上斗大的『大漢濟南侯招討大元帥』十箇大字。朱高煦頓時滿心如飲醇醪，如灌醍醐，澆髓生快，透頂皆涼；大叫：『天相寡人，大事濟矣！』迴頭向錢巽道：『斬元帥兵到，難道還不該開城接應麼？』錢巽道：『理應開城會攻，便急忙傳令：』全軍出戰，接應濟南軍馬。』

朱高煦便帶同衆將殺出城來。當時由南門開城殺出，萬馬如濤，戈旗蔽日。因爲是接應城外救兵，更加精神百倍。狂突猛犇，勤王軍右軍見了，立時撤開，四散犇逃。朱高煦急於要會合濟南軍馬，無暇顧及利害，揮鞭催逼將卒速進。衆將卒也都驟馬挺械，眼瞠着城外原野，儘力猛跑。

不料馬急力沉，纔突過圍城原綫時，乍聽得震天一聲怪響，當先幾員大將侯海、石彪、韋興、丁威，一齊跌入浮草陷坑之中。隨後兵卒收撥不住的向前衝。後面的隊伍又急於要出城爭功，更催得前隊不能立足。硬逼得一層層跌入坑中。頓時將偌長一條陷坑，填得盡是人馬。

落坑將卒中，丁威身手強健。就那跌陷下去時，心中一積伶，急忙兩腿一使勁托的躡起，躍入坑外，祇棄一匹戰馬，本身絲毫沒傷，便連忙將手中斧一挾掉頭便跑。不敢進城向城腳僻處走去。行了百來步遠，近陡瞧見一箇本軍兵卒上前說道：『丁將爺，你老的坐騎呢？』丁威道：『失落了！』那小卒道：『將爺

先寫得跑勢十二分
猛急而後
下文乃越
出人意外

塞翁失馬
安知非福
塞翁得馬
安知非禍

其言甘其
心必毒丁
二虎何以
不察

此卒亦善
於狡毋怪
列爲將才

又畫一匹
另一樣子
的駿馬畫
描手設不
讓子昂

沒坐騎怎打仗呢？小的前次陣上弄得一匹，隱着沒報上去，原想有便時賣幾兩銀子，如今既是將爺失落了坐騎，拏去使喚就得啦。迴頭事完了，將爺隨意賞幾兩銀子，小的就有好日子過了。」丁威喜道：「你既有戰馬，俺迴頭不僅多給銀子給你，還得另眼看待你，給你陞一陞吶！」那小卒更加欣悅，千恩萬謝，感不絕口，逕引着丁威向城外一座破屋子裏來。

丁威一腳跨進，見滿眼是敗瓦頽垣，淒涼萬狀。便問道：「你的牲口在那裏？快牽來，俺還殺敵去啦。」那小卒諾諾連聲，連忙轉身向那倒卻半段的泥牆根下，拉出一騎高頭駿馬。徧體烏黑，沒半莖雜毛。蹠如小蓋，頸似螳螂，齒幼身強，鬃長腹細，委實是一頭絕好的牲口。兼之鞍轡齊全，絲鞭斜掛，立刻可用。丁威更加中意，連忙向那小卒道：「難得你有這般好心，俺一定提拔你當箇親隨。」那小卒祇口中稱謝，卻不跪拜。丁威祇道他是新抽壯丁，不知儀節，也不追究。

非能原諒
新卒實在
是爲得馬
耳
丁斧愚極
兵刃豈可
離手

山皎妙人
方有此妙
舉

那小卒右手攏住嚼環，左手將韁繩遞給丁威，道：『這傢伙劣得很，爺先擄住韁繩。』丁威祇得把手中大斧交給那小卒，騰出手來，預備上馬後，兩手分韁，制住了馬，再行取斧。當卽向鞍際一按，左腳踏，上踏鐙。——說時遲，那時快，——那小卒右手一橫，突的一斧正砍在丁威左腿肚上。丁威猛不防，受這一下，頓時腿折倒地。那小卒便捺住了丁威，網了箇結實。又割取了丁威的戰袍，把他嘴給塞了。纔起身，把破屋的門關着，掇塊大石堵住。迴身來坐在丁威對面，蹙着他點頭微笑，丁威動禪不得，做聲不得，祇好瞪着兩眼，蹙定那小卒，心裏痛恨不已。卻是毫沒法想，奈何他不得。

要知丁威是被何人擒獲？且待下章分解。

古董俠魂評曰：——

本章以擒降平地雷孫鏗，召降怒獅子山皎；爲全章章法。而中間緯以無數事態，使人莫知其意之所指。而結果則仍不離本題。調皮文士每喜如此。

朱高煦巡城，得見雲梯而滿心憤恨。徒見其不自責耳。夫自己收來之將，何致資爲敵用？靜心思之，此中必有其故。儻係勇於改過之明主，則必求得己之缺點，而力革之，庶乎來者不去，而去者可復；方是人傑。迺不自怨自艾，而惟尤人恨人。與人何干？祇堅其爲敵之心，且促存者之速去而已。蓋怙惡不悛，苛人恕己，其終不爲人所樂從，固不拔之理也。朱高煦橫蠻驕恣，謂其失敗以此爲主因也亦宜。

前數章，于謙卽知濟南靳榮謀叛之事，故力求渡河，以免受夾擊。以時日計之，靳榮斯時恰應達到。何以于謙一不爲之備，徒於其來時，返戈迎敵，未免欠慎密乎？不知于謙視靳榮癡疥耳，朱高煦癰疽也。必重癰而輕癡疥，不待智者而後知。則竟任靳榮來而引朱高煦出城，以再削朱高煦之實力，爲計已得。何況更能斬靳榮以激朱高煦之怒而使之就擒，則更屬操算奇妙矣。名將豈有失着，惟在細求其權衡輕重之道而後知其所以然耳。

山皎擒丁威後，堵其嘴而對之微笑。此種惡作劇，竟見於金戈鐵馬之間，令人爲之失笑。

大
俠
傳

從斬榮一
面敘起以
清眉目

今日之多
數兵額者
其斬榮之
徒歟
朱高煦也
有此心苦
非于廷益
于密謀周
恐闖狀之
禍不待明
未早已出
現耳

第二二四章 重整六師再展經綸 誥誠百將誓俘兇逆

話說斬榮統率部下魯傑、章子正、田中璧、邵圭生，糾合黃河大盜賽尉、遲、袁大澤、縣裏、鍼龔、珠黑旗、宋鈞等，串結衛所反兵，江湖流寇，共計二十餘萬，將濟南城中搜搶一空，又裹着一衆貧民悍匪，逕趨樂安。號稱五十萬人馬，實在三十萬還不滿。斬榮曾受朱高煦重賄，約定同反，出兵攻取京師。不料京中有備，大兵回援，計不得逞，便到樂安來，希圖會合朱高煦，騷擾河東、山右，成則爲王，敗則爲寇。毋奈人馬衆多，又係烏合之衆，行軍滯塞，延遲多日。待到一路突衝，滾到將近樂安時，朱高煦已是大敗之後，困守孤城，正是日薄西山，看看待盡之時。在朱高煦自然深喜有這支救兵，壯壯威風，或可挽回頹勢；在斬榮卻是孤軍遠出，絲毫得不着朱高煦的幫助，翻而成爲逆黨，處處被攻，卻是兩人都，在並無別路可行的絕境中，不得不引爲同調，且相攜手。

廻應上章
朱應城時
事在右
倪故地右
軍在右軍
掘後大有
營理大有
道後大有
侯海死在
王齊手天
照校校蓋
王齊之父
王開爲侯
海盜馬的
所殺死也
章弘死徐
手亦有天

這日，正是龔珠統前部十萬人直指樂安。被勤王軍右軍分兵一半抵敵着，截在城外大戰。朱高煦急忙帶兵開城出救，又被右軍孔純統徐奎、徐斗、周吉、蔣莊、種元、王齊、何雄、伏遜、領一半人馬堵住。孔純記得營後已遵督師挖有地道，便忙揮令將卒散逃。漢軍兵將紛紛衝入陷坑。除卻丁威跳出以外。侯海隨後跳起。被王齊迎頭一搥，擊得頭開腦濺，死在坑中。章興被伏遜使戟挑上坑來，擲地綁了。章弘被徐斗一鏢打死。朱高煦幸而退得快，得逃入城中，依舊閉門謹守。朱高煦卻仍不放心，拉着錢巽、石彪、等登陴遙望。想瞧見濟南軍得勝時，便再殺出去。

這時，靳榮督大部人馬來到。于謙得報，密調先鋒鐵騎兩軍分左、右，前往接應右軍。並令後軍將黃超統率已改造停當的雷車助陣。

這一道令下，鐵騎軍統將章怡正因鐵騎已經練就，兵馬甲冑都改成套葉連環，全身罩滿，不似漢軍鐵騎，背後束甲處空虛，授敵以隙。可是還不能臨

總點將名
騎軍者
爲已成鐵

寫得分外
威武

馬上就要
和你耍子
的等着
吧

寫鑄騎便
是鐵騎讀
此親見無
數鐵騎奔
馳取底

陣衝突過，究竟怎樣，不敢自信。這時，奉到援應右軍之命，立時會同越巒，點起全軍軍將，計有：邵銘、魏明、凌波、奚定、李松、麗菁、姬雲、鈕雪、史晉、華菱、揚輝、魯朗、曾錚、鄭澈、梅瑜、梅亮，十六員一同上馬。將部下十八營鐵騎，排成十八條鐵綫，一般，各隨本營大將之後。一聲畫角，十八騎馬衝動。這十八隊鐵騎，就如同十八條長蟲，每一將馬後牽着一條，飄忽往來，如同織錦。滿地裏，祇見無數黑綫織來織去，耀得人眼花，也分不出穿有多少。

那些濟南情卒，山河匪衆混合成的烏合之衆，那曾見過這般軍容？頭領早已心寒膽顫，兵卒還當穿得好耍子。轉眼間，十八條鐵蛇都跑順了，忽的一聲礮響，十八隊一齊向濟南軍陣中衝來。頓時撞着便死，碰着便倒。任憑矢石如蝗，鐵騎毫不理會。一味的踹營踏陣，如入無人之境。祇要一將來，背後就千騎如潮，貫串如鏈，一湧而至。攔無可攔，敵無從敵。不到一盞茶時，二十多萬的濟南軍，已被衝得落花流水，四面散開如沙一般，再也聚不攏。

轉筆寫到
雷車又是
雷車你看
他手腕下
層出不窮
偏有許多
寫的

詳寫雷車
威勢使人
認明而後
敘其內容

分析雷車
內容如將
全車拆散

這時，濟南軍的前部先鋒繇裏鉞龔珠，領十萬人馬，正待衝過勤王軍兵營，向樂安城下會師。不料一聲礮響，勤王軍營門齊開。每一門裏擁出一輛車子。當面蹙去，就是一隻碩大無朋的怪獸；也有像獅頭的；也有像龍頭的；也有像虎頭的；也有像鱗頭的；還有一座特大的儼似螭形排在中間。但聽得鼓聲淵淵，那些怪獸就如犇雷掣電，向前直衝。那怪獸的七竅兩頤中，頓時分發出矢、石、礮、鏢、刀、彈、利火弩、火球、毒汁，九種傢伙，三面分射。沾着即死，碰着即倒。若被車子撞着，更是頓時輾成肉泥。濟南軍那曾見過這傢伙？嚇得哭喊連天，抱頭亂躡。無奈雷車絕迅，逃避不及。十萬人立刻被播成徧地死屍。

原來那雷車是兩旁鐵翅護着八匹駿馬，車內藏着四箇健卒。車中有箇大軸。一經絞動，九孔中就分射出九種傢伙，能激射得數十步遠。車內是一人專管絞軸；一人高立，望方向；兩人分駕兩旁馬匹。那馬都有眼殼，祇見前面，專朝前犇；所以其快無比。全車是鋼皮包籐製成，火攻不入，刀矢不破，堅固異常。

給入看極無
一不極不
詳合不
而又不
合時無
之思無
造絕無
人太新
弊更無
法魔術
談使人
更將已
亦說此
則特何
無敵何
兵將爲
看他處
顧全自
自解而
絕無勉
佳戰偉
余復何
以贊之
一筆顧
高煦以
見

不過祇怕窄路，或陷坑，或石徑；就要阻滯難行。似這般原野，正是逞威之時。一陣狂馳，已把濟南軍前部十萬，盪作飛灰，連龔珠也死在徐奎鏞下。

勤王軍前鋒和右軍兩軍合圍，四路堵截逃兵潰卒，見着衣服不同的就砍殺俘擒，不放一人走脫。鐵騎軍夾着雷車，八方奔馳，逐得那夥兵卒無處躲藏。在戰場的，都被車騎蕩盡；逃在四方的，又被前、右、兩軍堵斬。雖然濟南軍人馬衆多，也祇得一整日，——已牌到申牌，——就乾淨無餘，走脫的很少很少。

酉初收軍時，朱高煦已在城頭瞧得恨澈骨髓。卻是越恨越捨不得不瞧。直瞧到濟南軍全軍覆沒時，氣填胷腦，頓時跌倒城頭。錢巽等大驚，連忙將朱高煦扶入宮內，傳太醫趕急調傷。一面傳令各門嚴守。

城外，勤王軍收兵，衆將上帳報功。計有徐奎斬得龔珠；吉喆陣斬章子正；火濟殺斃田中璧；徐斗打死韋弘；伏遜擒得韋興；王齊擊死侯海；鍾強射死袁大澤；湯新刺殺宋鈞；鐵騎軍衝死邵圭生，魯傑屍成肉泥。聊昂、范廣、雙擒斬榮

另有湯新引投降小卒擒得丁威，均解到帳前。

上許多情事都在高煦眼中瞧出。我爲高煦早氣死矣。由報功時，茲出另是一種敘法。敍出山皎應酬文湯銘口中語。

當時于謙陞帳，先詢山皎那裏人氏？如何擒得丁威？山皎稟道：「小的原是書香門第，是晉朝山濤的後人。流寓河南，歷代耕讀爲生，兼習武藝。小的幼年曾得名師指點，學得一身武藝。自以爲不足，遠走五臺求師。拜在五臺宗派，降龍頭陀座下學劍。得成劍訣，回轉家鄉。憤土霸陷人，挺身行刺，殺死人命，逃走在江湖上，官司緊急，不得已投入漢邸充當小卒，聊以托身。小的習藝成時，曾立「怒獅子山振邦」的名號。如今痛悔前事，改名「山皎」。小的在漢軍中，親見漢軍納賄賣官，要想上陞，非錢不可。小的弓馬在本營裏曾攷過六次第一，連箇小頭目也不會巴上。小的因此灰心，想投順過來，後來見漢王所做的事，無不狠毒；于下官員攫錢，擄女，奪產占業，無所不爲。小的想着：要是這漢王做了皇帝，這些人做了官，那還了得！不是天下人都要沒命了嗎？前不多幾時，湯將爺告訴小的說：「漢王本不該得天下的，他卻偏要動兵，想殺自己的

有此辨別
心便終不
致墮落

應上文湯銘之來歸及湯銘席間所說

以物爲目的使競拔取得之則此目的紅綵謂之紅綵明代之間及軍中均有此語

述上文事不覺其重煩真妙

兄弟姪兒，終究害得百姓不得安甯。小的更加明白湯將爺和小的是一般的心思。小的就暗自立志，跟着湯將爺走。前幾天，湯將爺過來了，小的不曾知道，沒跟上。便想着來找湯將爺，卻是小的沒立寸功，難保不被疑爲細作；並且也不得出城。今日幸而漢軍出戰，小的下城牆時，就存心要乘今天機會自拔。恰巧小的自己那頭牲口，是第五次考第一時，得賞賜的紅綵。鞍轡韉韉都很精緻。小的出城後，就繫在一所荒屋裏預備去放火燒斷漢軍歸路，再飛馬來尋湯將爺。不料正遇着本營統將丁威，落坑失馬。小的就藉着獻馬爲名，騙那丁威到荒屋裏，誑得他斧子到手，便剝斷他小腿，綑綁了他，給堵上嘴。原想鑿戰急時，斷沒有人有暇進這荒屋。小的堵上門，專待外面平靜，就出來尋哨卒帶見湯將爺。那知一會兒，牆外喧鬧得一片聲響。小的誠恐有失，爬在牆頭一聽，正是湯將爺得勝，追逐漢兵進了城，迴身轉來。小的大喜，忍不住，高聲大叫。湯將爺見了小的，也覺歡喜。問得了仔細，便帶小的回營，連丁威也抗到營裏。可

是湯將爺中了流矢，急於裹創，纔托這位小湯將爺領着小的押解丁威前來叩見。小的祇求補得一份口糧，能穀過活——官府不再追捉——強似從逆做賊幾千倍，小的永戴鴻恩！」

小湯將爺謂湯新也。謂上文謂湯新領山不。來而不言。湯銘令我。疑為失筆。讀此乃譯。然知作者。字字有理。都字句者。

鼓衆俠各。一投師先。集引至四。集始補明。蓋此處不。便全敘而。又不得句。使讀者知。衆將皆歸。

于謙道：『據你所說的，你很能明道理，識順逆；不愧是書香子弟，而且你是降龍大師的門下。降龍師就是了了大師的及門弟子。——武當論同宗，異師不論輩；——你和我原是同道。就是本軍衆將——雖也有出身他派的，卻多已在臥牛山改拜五臺、武當門下；——可說盡是同宗一系，和你都不是外人。你在逆藩那裏，非納賄不能爲將；在我這裏，卻是非有本領不能爲將。能有本領，不論甚麼出身，一樣爲將。你是降龍師門下，想來劍術武藝都很好。你且施展一兩樣最得意的本領，如穀得上，我馬上任你充一員軍將。如果還不穀，就論你生擒丁威的功勞，毅然效順的志氣，也可以授一名都尉；待將來藝進功高再行陞獎。』

以藝爲首 功次之是 也善爲將 須才有藝 乃才堪任 將有功則 另有酬庸 之典將之 地位非庸 庸之具也 治軍者當 知斯理而 切守之賞 罰乃能不 濫不偏不 着生乎未 見過之大 弓而且張 同樣兩生 足見人滿 萬難自滿 不由你領 佩服足見 惟服本領 能服人

山皎口稱『遵諭』並說道：『求賞給大石一方，硬弓兩張，羽箭五支。』于謙便命『照給』。劉福領人擡來一方三尺長，二尺寬，一尺厚的大石；又取得二百觔重的角弓兩張，配着五枝竹桿白羽箭。山皎先將石頭向手中顛了一顛，約有七八百觔重。又取一張弓試一試，便撻下沉吟着。于謙問：『可是太輕？』山皎答道：『大石還能對付，角弓還欠硬。』于謙正待叫人將自己的弓擡來。趙佑已上前一步，拔身旁弓，遞給山皎道：『您試試瞧還能對付麼？』山皎接過拉了一拉，知道這弓有五百觔分量，等閒人是不會有這弓的，不覺蹙著趙佑，暗自佩服。唐冲接着將弓拔出遞給山皎道：『您不是要兩張嗎？祇咱家這傢伙勉強和趙哥使用的配得上對兒。』山皎暗自驚奇，詫異着想：『不道這軍中有這許多奇人……』接弓拉着，果然和趙佑那弓是一般觔量。不覺得佩服到十二分，便問趙、唐兩人俯首屈身說道：『兩位將爺，真是天神！小的也混了八、九年，走過萬多里，從來不曾見過這般分量的弓！兩位將爺真可』

于謙是護
惜人才故
有此解勸

此際之山
峻實成騎
虎難下之
勢始冒險
爲之真是
僥倖成力
未足爲訓
也
弓矢一道
山皎決不
能愁趙唐
低頭服輸

稱「蓋世雙雄」了！趙唐二人連忙遜謝。于謙急向山皎道：「這兩位是四海聞名的賽由基、賽李廣，堪稱弓矢無敵，旁人很難及得來的。這兩張弓除他兩位也沒人能使。你不必存客氣，若強自使用，傷了筋骨時，翻爲不美。我的弓祇三百觔，且有一對，拏來給你使吧。」

山皎道：「待小的且試一試瞧。」說着取兩弓在手，一手握雙弓，一手拉雙弦；搭上兩支箭，儘勁喊一聲，兩箭齊出，那方大石一聲響，被射成三段。衆人齊聲喝采。山皎忙說道：「這是小的的蠻力，僥倖並不真正功夫。因爲一來離得祇有二十步，二來兩弓的觔量大，所以容易中石碎石。照小的平時是用二百五十觔硬弓兩張，同發五支箭，可以百步碎石。射過後，仍如沒射一般，心神無恙。今日這兩箭的確是勉強射出。這時心蕩手痠，大是兩樣。在此地，小的自不敢混說大話欺人，這是實在情況。小的真佩服兩位將爺能隨便使這麼大弓！就讓小的再練上十年，也妄想得這般神勇！」

善射者不擇弓善割者不擇刀湘中諺云手上有鋼木極切菜也卽此之謂也

舞劍祇是尾擊因此此係五臺武當弟子必習之技衆皆精通無從特寫也

唐冲道：「見笑了！咱家也不過自幼練得腕力比旁人略強些兒，箇罷了！」

趙佑也道：「俺倒不是非開硬弓不可，不過筋量重，射得遠些。在平常時就是三五十筋的要哥兒弓，也能應急對付。」唐冲接言道：「一定要限弓力，是考武場的笨法子。實在是看弓使力，一見甚麼弓，使多大勁，一沒箇不中的。」山皎聽了，恍然大悟道：「小的學射十年，今日纔聞妙諦！始知習射並不須首加弓力，祇須相度弓力，善爲使用。這真是不磨名論，那一切射書都爲武場所誤！怪不得武師們多說：武舉射箭是死的，射書是害人的，原來確有這道理！」

又轉身向于謙道：「小的除性喜習射之外，就祇劍、鏟、二般軍器。此外一無所能。」于謙便命他舞劍。當卽向劉福借得佩劍一口，立定身軀，耍開長劍。騰挪閃躲，挑撥架刺；一時將武當劍法使完。衆人都是內家，見他確已學全，並且純熟，都加贊賞。于謙更爲欣悅。

山皎舞畢，面色不紅，氣息不促，巍然屹峙，收劍行禮畢，說了聲：「小的放

肆！于謙道：『我原說過，本軍用人以材藝爲先。你既是同道，藝也不在入下；自當破格錄用。而且你是擒將來降的，也毋庸再經暫充，即可補授軍將。我卽下令調董安回中軍，就將後軍中董安暫管的一營交你統率，定名「皎字營」。你卽日歸隊吧。衣甲兵仗，可自去甲仗庫挑選。馬匹自有，也須報中軍入冊。待我奏聞聖上，再將王玉的袍帶環珮移賜給你，獎你擒捉丁威的功勞。』山皎喜出望外，卽叩謝。衆將也都說量材使用，極爲公允。

此項營規
章制皆於
開中描出
絕不經意
時有絕大
之暗筆未
容輕易讀
過也

無一事不
照到足
見其心中
不遺一物

大帳散班後，山皎卽辭過于謙，偕同中軍官張楚往後軍，先見過主將楊洪。楊洪便請馬智陪着山皎前往董安營中，所有兵卒甲仗馬匹糧草等項一一照冊點收。董安交卸畢，便全營改換旗幟器牌。山皎和董安一同隨馬智復報主將。然後山皎歸營，董安隨張楚往中軍報到。所有山皎的衣甲袍鎧佩劍鋼鈚弓矢軍囊以及旗令符節等項，自有甲仗庫承應。從此漢軍一小卒，憑本領功勞博得一員軍將。一般的頂盔貫甲，束帶登鞞，那有箇不死心塌地儘力

報効之理？

了結章興
等被擒諸
將一筆盡
清前事

須知練兵
非專對某
人某事即
能了解此
有備無患
之理今日
戎國尤宜
注意此點
記清鐵騎
軍全軍皆
出征時每
軍五千共

于謙自破獲內奸王玉以後，所有由漢軍投降的將卒，非有確實憑證，都不輕易收納。擒獲的章興等人，都一律梟斬。因為這夥人跟從朱高煦作惡已久，決不能洗心革面，真忱報國的。不如斬卻，除去一箇，少一箇禍患。至於漢軍降卒都挑選精壯，使其聯保撥入新卒隊教訓後再分撥入伍。自出征以來，士卒頗多死亡，便以新卒補闕，直到軍將增多，運軍又改練鐵騎，仍須兼護糧運。樂安城池廣大，兵少了，照顧難周，便將教訓的新卒和陣獲的馬匹牲口，一律分撥各軍。其中老弱傷廢的兵卒優給撫卹，金分遣回籍，並移文各該地方官設法安置，毋使失所。馬匹中，剔除傷損，並將騾驢分撥雷車糧運聽用。通盤籌算，共有本軍二萬二千四百人，內有新補一半；馬匹完健者一萬四千匹；運馱騾四百頭，驢九百頭。新卒隊中三萬六千人；俘獲馬匹二萬零六百頭，另馱騾

三萬人然
則本軍損
亡一萬千
餘人當有
隨時增補
而又死亡
傷缺者則
死傷數當
在二萬以
上出征時
步各半馬
有一萬五
千匹則損
亡亦超過
一半
每統一千
計二千軍
將二十員
每員五百
共八千恰
人計馬步
各五萬步
鐵騎千無
步卒故另

一千頭，馱驢一千二百頭。合共舊新兵卒五萬八千四百名另募六百名；足成六萬名，每軍分撥一萬人。馬匹三萬四千六百匹，另行採辦四百匹足成三萬五千匹；每軍分撥五千匹，惟鐵騎軍全軍皆騎卒，應另加撥五千匹。採辦馱驢六百，足成二千頭，交雷車雲梯應用。不敷時，隨時徵集或添辦。馱驢二千一百頭，概充糧運。前、左、右、後、四軍，每軍中、正、副、將各統本營馬步卒一千名；軍將每員各統本營馬步卒五百名；其有因時宜，需全用馬卒，或全用步軍之時，得隨時更調。鐵騎軍中、正、副、將各統本營鐵騎一千名，軍將每員各統本營鐵騎五百名。中軍戰將每員各統本營馬步卒五百名。中軍護衛營馬步軍各一千名，由兩中軍官護衛。旗令密驛馬步軍五百名。醫藥營馬步軍五百名。各軍將官隨帶親兵隨馬，每員以十人十騎爲限，並各軍『事兵』、『刑兵』各有定額，皆不入營伍數內。雷車兵，按車數另行募教，常時歸中軍節制；戰陣時隨時聽調撥歸入各軍，由主將指揮。統着二日內調補完竣，候令攻城。

中軍戰每
十四員共
員五百名
統七千營
加護千步
馬一衛營
一護千步
九千共成
旗令密騎
五百醫藥
五百名計
密騎應是
騎卒但以
化裝故是
以亦有步
卒蓋扮貨
有江湖即
馬不能乘
馬報時而
驛報又非
馬步並用
醫藥似不
需騎卒搶
救言則騎

令下後，倪鴻、黃超、孫鏜、會同上帳稟告，各請挑選部卒，以便教訓。倪鴻首先陳明：『請允許於新卒隊挑選體強身矮，善於挑掘的健卒五百人，編爲本營戰陣時，充馬步卒。挖地道時，便充土工。』孫鏜也說：『請准挑選精細靈敏知書識字的健卒及曾作鐵匠的兵弁五百名，爲本營馬步卒，以便平常就教令製藥造礮。』黃超卻是稟請：『將招來的匠作及地方官募送的工匠四百餘，全數派充部下本營馬步卒，以便製造雷車雲梯且免得多募民丁。』于謙都予准行。因爲工匠撥充，兵卒已少缺數，便通知中軍官祇募雷車壯士。無庸招募新卒。如各軍不敷調配，就地設法召充，免得移文地方驚擾百姓。並諭知兼隧道總管倪鴻，兼雲雷都管黃超，兼火礮都管孫鏜：『所有兼充工匠各卒優加糧餉半份。同時，通知醫藥都管沈剛，諜驛都管周樸，戰馬都管何雄：『所有調傷製藥、密探走報、調教戰馬的士卒，都是技屬專長，任兼工戰，一體增給糧餉半份。』令頒全軍，頃刻照辦，經這一番整飭，軍容易盛。比出征時尤覺威

武莊嚴。于謙知士氣可用，便奏明宣德帝，定期攻城。

卒亦不可少，是以亦步騎並用，補明工匠，之着落且彌，召募之，缺更利，工事之進，行一舉數善，此段文字必不可少。

順手補出，三都管成，六都管之，制雄相，何善養馬，見次集不，圖其作用，在此虛缺，浮濫通弊，千古通弊，能成勁旅，乃成勁旅，今日惟東，北義勇軍。

全軍整肅，諸將咸報，按制完成。于謙親往各軍營，巡查清視，見郤按軍令，絕無浮濫虛缺等弊病，心中甚喜，嘉獎衆將，犒賞諸軍。宣揚帝德，嚴整軍威。祇休兵三日，已全軍改色，壁壘一新。恰值六都管會同上帳，報明傷將均已痊愈，戰馬配撥完竣，敵情驚惶失據，兵力日薄，士氣日餒，雲梯已成百架，雷車共得八十輛，火礮已成十六尊，小銃製六百管，隧道已挖通城腳，火藥正在裝埋，本日可竟。于謙深爲嘉慰，便命六都管各自歸隊，聽候密令。

六都管辭出後，于謙也不陞帳，祇命旗令使車宜、閻炎，分赴各軍密召正將、副將，及首將同來聽令。且不許洩露。不多時，前鋒正將俞赫、副將文義，偕同首將魏光，右軍正將程豪，副將孔純，偕同首將徐奎，同時來到。接着，後軍楊洪、馬智、尤弼、左軍伍柱、白壯、錢邁、鐵騎軍章怡、越嶺、邵銘，先前到齊。中軍官黃禮

能如此耳
其他未忍
言矣
報告計分
醫藥戰馬
驍驍雷
火礮隧道
次序井然
兩種寫法
一是舉例
一是省筆
作用分明
先聲明與
往日的不
同點使衆
將注意亦
即使讀者
注意
重視高煦
非同偶然
高煦之勇
實有令人
不得爲
在深處者

張楚、和龍飛、鳳舞、凌翔、歸瑞、王通、孫安、駱樸、度健、八員戰將都集中在中軍後帳。這時護衛布在四周，真是蒼蠅也不能飛近一隻。

于謙向諸將道：『今請衆位到此，所爲的就是要一鼓而下樂安，大概諸位都是明白的。今日之戰，不比往日之戰。往日戰陣，祇須擒斬逆將，遂殺逆兵，就算得勝。今日是要攻克樂安，生擒叛藩，纔算得此戰不虛。須知逆藩雖困在樂安，勢力卻布滿四海，連番部韃靼，都有勾連。若不就此擒獲，仍被他逃脫，便是放虎出柙，縱狼歸山，其爲禍之烈，不堪設想！甚至再費卻比此次親征再加百十倍的力量，也不見得能平定。所以今日必須擒得逆藩，方能上慰天子，下安羣黎；若擒不得逆藩，不但全功盡棄，你我都成百死莫贖的罪人。我今日是生死以之，決於此戰。勝而擒渠，願與諸同道高唱凱歌，共飲御酒！如果逆藩逃遁得生，我決定刎頸自罰，不忍再見聖主憂危，蒼生苦痛；將來綏靖之功，祇好俟諸賢者。我並不是以死要挾諸同道，我也深知諸同道甫切囑都能敵慨同』

這聲明確
不可少有
則定有見
疑者前也
此懲心也
後之極也
爲帥者也
要之道也
庸手決不
足以語此
惟名軍事
家道得此
來此學識
定例讀者
常知匪子
阿私所好

仇，捨命殺賊。不過我鑒於歷次戰陣，將官多狃於斬獲爲功之積習，而輕縱渠魁。深恐今日再蹈此轍，前途真不堪設想！——此處有密計彌封在此。請諸位同道，照着簽上題名，各自領去。隊伍出動時，再行拆閱。除卻嚴厲留意，無論如何，不使逆藩遁脫外，概照密計行事。如能一絲不誤，我相信「雖不中，不遠矣！」與願諸同道共勉之！衆將起初是肅然靜聽，漸漸是低語微喟；繼而是氣慨軒昂，直欲吞賊；終致憤然而起，齊聲鄭重說道：「今日逆藩得脫，末將等決不偷生人世！且敢代各軍軍將設誓，斷不致誤卻半絲！請督師放心。卽請中軍官昇轍出隊！」說畢，便起身告辭回軍整隊。

衆將各回本軍，先傳集本部軍將，整飭各營，然後查察戰馬、兵械、衣鎧、袍甲，以及弓矢、刀劍、暗器、佩囊，等等事物，務求完全無闕，件件精良。然後飽餐戰飯，足裹乾糧，設誓不擒逆藩，誓不回馬。一霎時，雲梯、雷車，「轟隆隆」首先出

此戰之不可
比尋常已
此戰句已
可概見

陣容之肅
無以復加

高煦亦善
守匪能六
將尙能調
度有方亦
奇才也

動。接着中軍帳內『唵囉囉——囉！』一响礮響。霎時間，六陣同時拔寨都起。歛的旌旗展閃處，沒一盞茶時已經將官立馬，兵卒列陣，隊伍嚴整，金鼓喧傳的威武陣容。

接連二次礮響，督師于謙手秉金鉞，立馬中軍，督促將卒，分隅攻城。『嘩啦啦』雲梯上昇，兵卒魚貫而上。城頭漢軍見了，亂放矢石。雖然相離甚近，梯上人，被矢石紛紛打下。卻仍是前跌後繼，絡繹不絕。

城樓上朱高煦見王師這般猛攻，便傳令石亨、石彪、陳剛分守三門，自守北門。錢異、錢帶、錢策，分頭督促民夫挑土運石，四面接應。並令城下人民燒煮滾水，挑集糞穢，向城外不斷的淋潑，使攻城軍不易近前。

白額大蟲陳剛身上傷痕尙未痊愈，勉強支持，精神已是不繼。毋奈漢軍已無大將。各軍營將官都是新由兵卒中選拔而來。雖然都經過考驗，很有誓

力，也有武藝高強的。怎奈都沒統過兵，當過陣，未免心慌。守了一箇時辰，漸漸已感覺抵禦不足。正沒做理會處，猛然震天一聲響，城頭上人飛石舞；城根下兵仰馬翻，頓時慘聲甯耳，響聲震天。

要知是甚麼事故發生，且待下章結敘。

古董俠魂評曰：

本章中初敘漢軍之將滅而先之以不善用人，行賄賣爵，以示所以取亡之道。此救世之暗示也，非小故也，幸勿以爲小說而囿圖讀過漠不關心。尤以有用人權者閱此宜加警惕。

山峻者，一卒耳。以功論，已可位躋將列。今不論其功，而計其藝，則可見用人之道，以材爲先。酌庸另有虛榮。將位非獎具也。

于謙訓將一段，慷慨激昂，頑廉立懦。讀之而不感動者未之有也。

偏不緊接
着就說出
原因而故
爲接頭沒
叙之間筆
以使人焦
急悶損爲
樂誰謂文
狠且硬者
人心腸不
死總算惡
貫滿盈天
網不灑火
昔日之火
礮有大灌
則灌藥灌
九俱有比
例的定量
一過其量
鮮有不炸
燬者儻使

第二二五章 掃穴犁庭大功告竣 誅從擒首元帥班師

話說陳剛在城頭上正督着兵卒努力防禦攻城。猛然間震天一聲響，城上兵卒震得憑空拋起，如落葉一般重行飄落；連城根下攻城的兵馬，也震得人仰馬翻。朱高煦在北城聽得這一響，以爲是城垣被轟陷了，大驚失色。連忙命錢異代守北城，自己親來觀察預想：『如果是城牆轟陷了，非朕親到，抵不住那些衝缺的狠漢……』錢帶也隨後跟行。

急轟近聽時，城頭上祇燬碎幾箇堞口，兵卒躺倒十幾箇，陳剛已被震死在地。急查問時，裨將答道：『是正中堞口的鋼礮炸了！那礮原本壞了膛子。陳將軍見敵兵攻急，硬逼着多裝火藥，多塞鐵丸，塞灌滿了，還叫加多。不料一礮開出，礮筒礮座全炸得粉碎。近在礮旁的二十來箇人全都死了；震傷的也有四、五十箇。』

孫鏗發在
漢軍中必
無此種奇
禍陳剛原
不懂賊見
敵以多勢
乃以為猛
勝以多藥
多丸則必
擊人亦必
多其震死
也其宜乎
不亦宜乎
這回恐怕
就回不是
炸了連你
者是連你
的寶座都
弄炸了吧
妙哉偏從
他眼中瞧

大俠傳

二

朱高煦方待開口叫罵，猛然耳旁又是震天一響，比炸礮的一聲，還要猛烈。連站着的城地都震得拋動起來。立刻見西角上布滿半天濃霧般的黃塵，許多輒石土塊還夾着些，似乎是人臂人腿的東西，就在那黃塵裏面衝起跌落。接着，喊聲大震，夾着刀鎗環鏑搖響，鬧得震天動地。朱高煦大怒道：「又不知是那箇要多灌藥！又弄炸了，這般沒識怎麼得了！」唉！朕祇恨孫鏗那惡賊，沒得着他好處，反而害事……」

話沒說完，一連『轟隆隆——』——『噠隆噠——』——『巨響不絕。朱高煦祇得叫錢帶且守北城。自己挺着雙鈎鏢，向那黃塵湧起處奔來，跑了箇轉彎，猝然望見那面城垣已缺了一大片，城外兵將如蟻如蜂，直向缺口處擁入城裏。旌旗招展，戈戟森列，竟如大路行軍般，也不知進來了多少。那邊城外卻仍是礮聲隆隆，雷車濟濟，布滿徧地，漢軍兵將棄逃出一人。

朱高煦仰天大叫：『完了！完了！朕不要命了！』正待衝過去拼命，猝然有

朕字下連
上不要命
三字亦難
乎其爲朕
矣呵呵
錢巽之不
逃以其身
無武藝可
突出也
憑朱高煦
出即欲藉
高煦之猛
勇以自脫
耳

從蓼葉鎗
三字着想
當知斯人
爲誰
此女何人
讀者畢能
知之
點出是歸
瑞

人一把拉住，叫道：「陛下！忘記漢高祖七十二敗麼？」朱高煦心中一急，剛要掙脫，奔過那邊去，那後面的人又大叫道：「陛下當保玉體，以慰天下之望，區區勝敗，何足介意！」朱高煦這纔迴頭瞧時，卻是小宋濂、錢巽，便怒道：「你不讓朕去殺賊，難道待賊來殺朕麼？」錢巽道：「孤城已破，萬不能堅守在這裏。趁這時西城尚可逃走，離了此地，任到那裏，都可以重整再興。這時和那廝們在這破城裏死拼，有何益處？」朱高煦略一沉思道：「朕一人很容易脫身，內有宮眷外有臣民，如何是好！」

錢巽正待答言，猝聽得有人厲聲高喝：「天討叛逆，還敢逃死麼？」聲響中突的一條蓼葉鎗，直向朱高煦腋下刺來。錢巽大驚，急忙抱頭斜竄。驟遇着一箇女子叫道：「這廝是搆亂罪魁，孩子們快拏，彀讓他逃走了。」立刻見那堞堞裏跳出一對十多歲的童子，俏應一聲，喜着小嘴兒，逕奔錢巽。錢巽見朱高煦已被歸瑞裹住，料想不能來救自己，卻想着這兩箇粉嫩的小孩兒，不見

此二童子
爲何人則
殊難猜得
矣

錢巽終失
敗於小兒
之手亦奇

我爲錢巽
思之真堪
愧死

得甚麼能耐，待我打翻他逃走吧。」便掄拳擡腿向倆童子裝腔作勢的打來。那站在前面的綠衣童子嘻嘻笑道：「你這拳腳祇好回家去懾你的爸爸，垂在這兒丟人吧！」那後面的黃衣童子搶上前道：「你愛打嗎？好！你打吧，瞧小爺皺皺眉頭就不算漢子！」說着，果然迎面堵住錢巽。任錢巽拳打腳踢，終是半步不退一絲不讓。錢巽的拳腳打在他身上，不但不見他嚙痛，錢巽翻而骨痛筋痠，好似打在鐵石上一般。竟致不敢出手。綠衣童子叫道：「哥那有功夫和他歪纏！帶他去吧。」黃衣童子答應一聲「好！」猛然躡過來，將錢巽攔腰抱住，向肩上一抗，撒腿就跑。

朱高煦正和歸瑞鬪時，邵學衝到，掄起青龍偃月刀攔頭便刻。朱高煦力敵兩將，還可支持。心中並不驚惶，且不時抽空迴望各處情形。及見錢巽被童子擒去，頓時烈燄騰燒。一心要去搶救，便無心戀戰。忙舞雙鐮向邵、歸二人分刺。待二人招架時，忽的掣回雙鐮，合着鐮頭向前一衝，突開一條狹狹的夾道。

朱高煦之
勇仍不減
當年此力
惜乎不中

暗寫漢宮
着火

鄭澈新到
立功心急
自必異常
出力

便縱馬要去搶救錢巽。邵學歸瑞，趁朱高煦衝過身旁時，刀鎗齊下，同聲喝聲『着！』朱高煦捨死忘生，冒頭衝過。仗着馬快，祇被邵學的刀削去幾片金甲。歸瑞的鎗卻扎了箇空，便掉轉鎗來隨後猛追。

朱高煦料想城頭上已全是敵軍，不如下城去，保着宮眷，殺條血路，逃出敵圍，再作道理！主意已定，便飛馬下城，逕向宮裏奔來。纔到半途，驟遇着石亨、錢帶、枚青三人保着宮眷，數百騎橫衝直撞，迎面而來。枚青大叫：『陛下快迴馬！』一同殺出城去。宮中已經着火了。朱高煦擡頭一望，祇見東角上黑煙亂湧，火球紛飛，不覺長歎一聲，掉轉馬頭，和石亨一同開道。

步過一條大街，突見一大隊鐵騎迎面而來。當先兩員大將，正是揚輝、鄭澈，劈面堵截，揮兵衝殺。石亨連忙挺鎗突殺。鄭澈揮鎗接住，朱高煦驟馬助戰，揚輝將大砍刀一橫，架鎗回砍。頓時糾作一團。朱高煦正想奮勇奪路，猛見那街側衝衝中殺出一彪人馬，當先兩將是山皎、羅和。瞥見朱高煦在此，二人大

山皎見高
煦自當迴
想當年而
忿怒交集
此時高照
可謂冤家
對頭
路狹正遇

章怡曾面
奉于廷益
之命者得
此訊自必
力籌萬全
之計

山皎非法
實事實之
需步不容
客氣以免
後悔計自
援不得呼

喜。山皎高叫：「奉令不許放走叛逆，弟兄們努力呀！」便領着本營五百馬步卒，掄起鋼鈿，向朱高煦圍來。羅和便轉向右翼來幫戰石亨。

這時，鄭澈遇着朱高煦，恐他逃走，便遣親兵飛報主將。主將章怡得報，知道各軍正在加緊搜尋不着的朱高煦，已有了下落，滿心欣喜，誠恐鄭澈揚輝兵力單薄，不是對手，被勇悍的朱高煦脫逃，便急忙下令：全軍出路，分三方包截。頓時鐵騎全軍分向三方狂奔猛突。近萬的甲馬就如近萬的怪獸，覓人吞噬一般，穿街越巷，都向城中包抄。

朱高煦正在奮勇衝突，揚輝、山皎雖是勇將，卻都不敵朱高煦天生神力。兩騎馬越殺越退，看看要被他突破陣腳。山皎心中着慌，急叫：「擒賊必擒王！衆弟兄快來這邊捉逆藩吧！那些小賊委理會，免誤正事呀！」鄭澈聽得，連忙拋卻石亨，揮攆撥馬來助鬪。朱高煦、朱高煦挺身攔戰，毫無畏怯。一心擋住王師，不容得近宮眷直鬪得塵飛砂滾，地慘天愁。

此時尙須顧妻以朱高煦之莽然則家眷之累人者更可知揚鄭所部當一面則章派三面亂衝

這街尾街頭便成了朱高煦的斷腸地

正緊急時，忽然鐵騎齊到，四面亂衝。任朱高煦有『賽霸王』的威風，也沒法峙挺不動。十八隊鐵騎，穿梭般一陣衝去突來，早將漢兵宮眷，衝得七零八落。石亨被山皎羅和裏入深巷；枚青、錢帶，連同宮眷，被曾錚、魯朗、鄭澈、揚輝，截入街尾，排頭兒按箇擒拏。枚青想逃，被鄭澈反手一擋打翻，立時網綁。錢帶夾入亂軍大監之中，被魯朗認出，捉來網了。所有朱高煦的家口——自封的皇后、太子、諸王、宮妃，以及女官、宮女、掌宮、太監等——都被鐵騎圍捉乾淨一箇也不會走脫。

朱高煦這時，被魏明、邵銘、凌波、姬雲，截入街頭，恰值後軍朱澤、黃超，驅着雷車十輛，攔街堵住。雖因兩軍混戰，雷車不能發射，一恐傷自家人，一卻是堵住街口，如銅牆鐵壁，萬不能逃過。祇得撥馬斜衝，心中記罣宮眷，不覺惱怒交集，勇氣陡漲。擺動兩支鈎鏃，橫七豎八，一陣猛刺猛扎，因女將竭力阻擋，並馬防截。毋奈朱高煦人強馬壯，奮起雄威，大喝一聲，兩蹀一緊，那馬豁的平地躍

起，四蹶懸空，竟從兵圍頂上躍出圈外。「撲」的一聲，神駒落地，展蹶就跑。四女將喫一大驚。卻恐朱高煦就此逃脫，連忙定心凝神，迴馬急追。

石亨非不能敵二人，者以局勢全非，心先覺，不濟耳。

這一着，真是意外飛來，虧他寫。

那邊石亨被山皎、羅和逼入深巷。石亨祇得背牆死拚。想要殺退這兩人，好逃性命。不料山皎、羅和、鈚刀並舉，越逼越緊，佔不着半點便宜。恰遇馬智率領郝紹、金亮，同入巷內，來接應山、羅二人。馬智一見石亨，便挺矛逕扎郝紹、金亮，雙刺同施。三般兵刃的尖兒，齊向石亨鬚脅扎來。石亨這時逼得背靠堵牆，無可閃躲。心如火燒，想着：「如此萬分危急之時，祇有絕處求生了！」乘矛，刺尚沒近身的一剎那間，猛然翻手，使鏹柄向那堵牆猛擗。祇聽得「嘩啦啦」一聲響，牆頭仆倒一段，瓦紛紛向山皎、馬智等五人砸來。砸得五人肌膚生疼，眼睛也被牆倒的灰砂迷漫，急切裏睜不開來。祇得一同後退幾步。石亨大喜，狂叫「俺去也！」飛身離鞍，棄了戰馬，躍入牆缺。待馬智等忍疼再行合圍時，祇擄得一匹赤紅戰馬。

慢些就
有憂來

綠叢擒錢
黃童擒石
二童之功
超於一切
伊何人斯
令我終

石亨已擒
高煦更危
矣
再提馬迴
應首集

石亨跳上牆缺，滿心欣快，喜不可言。暗想：「俺就此走吧。」卻是灰霧迷漫，不知牆外高低，便抓住鏢頭向牆外試探。想試得深淺，再望下跳。鏢柄剛伸下去，猛不防有人攔住，突然強拉。石亨萬不隄防有這一下，一箇大意，竟被拉得鏢刃勒破手掌，腳跟同時把持不住，一箇踉蹌，倒撞下地。「吧嗒」一聲，巨響，直挺挺，用躺地下。——說時遲，那時快！——立刻便有箇黃衣童子由牆根下蹦出來，哈哈笑叫道：「我的乖乖！待了你半天了！幹嗎挨到這時纔來呢？」一面說着，一面躡身一跳，跨在石亨身上，掏出絲繩網了箇結實。纔起身站定，抱起石亨向肩上一抗，再拾起鈎鏢，當拐杖般拄着，邁步便走。石亨雖已清醒過來，已沒可掙扎。祇有憤惱貫頂，瞑目待死。

這時朱高煦因爲沒了宮眷牽掛，祇須自顧自。仗着他天生膂力，馬又載得他起。要開一對鈎鏢，橫衝豎突。鐵騎雖然利害，也不奈他何。于謙這時已經入城，分派六軍，以四軍分守四方各城門，中軍任城外巡緝，鐵騎任城內巡緝。

點密照應
前文于廷
益授計
躍馬出險
照應上文

朕也而要
馬兒救且
再救馬兒
何幸朕何
倒眉

二徐到手
仇家使其
死脫氣

——這都是于謙事先授與各將的密計，——城破時，便是照此方法布置的。朱高煦初在西門，遇着鐵騎和後軍夾攻，好容易躍馬出險，便逕向南門狂奔。

剛到南大街，頂頭遇徐奎、徐斗、雙鑱齊舉，惡狠狠的擋住廝殺。朱高煦深知仇人見面，必不肯放鬆，不願戀戰，祇一連耍刺幾鏢，漸漸移了箇方嚮。那城牆轟成一缺，離地不過一丈來高。心中大喜，暗地祝告道：『馬兒！馬兒！你再救朕一救吧！』便兩踝緊緊一夾，那馬果然低頭豎耳，猛然一躍，便上了城牆，豁的一縱，便到了城外。朱高煦這一喜真不亞於登基爲帝。

徐奎、徐斗，滿心大怒，揮鑱真衝出城來趕殺。王齊、火濟，正在守城，聞訊也策馬同追。出了城洞一拐彎，便見朱高煦伏在鞍上，沿着護城飛逃。徐奎便拔下唿哨狂吹狂趕。徐斗亂打坐馬，和王齊、火濟，飛突急轟。

忽聞得四面唿哨亂響，河岸下突然出現八員戰將，各抽背插小軍器，迎着朱高煦拋擲。頓時滿空中小鎗小槊……亂飛亂閃。朱高煦不敢冒衝，深知

心中還不死
存好心
有餘辜
神駒知你
將被捉了

高煦也有
懾時可謂
天報

徐奎本射
蚌手今日
又射一蚌
矣

這種傢伙比鏢箭利害，深恐無意中着一下，不是丟命也得成殘疾。便帶馬伴緊城根，靠定邊岸；一面舞鏢招架，一面策馬急行。看看將要抹過城角，便要轉到東門，就能上犇鹽山的大道。可圖脫身到鹽山，再謀大舉。

心中正在思索，馬已行近城牆拐角處。忽然那馬喫驚打跌，撥蹠後退。朱高煦大驚，暗想這神駒一定知道前面有陷坑，便帶韁向外移動，猛然見城牆那一方正是趙佑、唐冲、雙雙並馬昂然而立。手中正各拈着五百觔角弓，搭着二尺長翎箭，好似等待着誰一般。懾得連忙帶馬閃縮。趙佑、唐冲大喝一聲，兩箭同發。朱高煦急忙揮鏢隔架，卻一矢中腿；一矢中肘；頓時痛徹心臟。咬牙怪吼，猛向趙、唐二人撲來。

不料這兩箭提醒了善射的徐奎，徐斗乘朱高煦前撲時，急忙抽弓拔箭，儘力猛射。祇聽得朱高煦一聲怪叫，如獅吼龍吟，左右肩頭各插一箭。朱高煦心中惱極，忿然想着：『死吧！不要再受辱了！』便聳身躍離雕鞍，側軀向護城

勇誠勇矣
其如不德
何

此時還想
掙扎足見
還不想死
人之尋死
者而畏水
中冷刀割
痛即朱高
煦之流亞

黃衣綠衣
之外又有
此黑衣功
績更大伊
何人也

河撞去。趙唐二徐並後面的王齊、火濟、一齊大叫：『不好了！』急忙各跳下馬，一齊向河下奔去。

朱高煦倒衝下河，——他原不識水性，——頭向水中撞入，忽然覺得被人抹頭箍住。急要掙扎時，毋奈兩臂傷疼，又在水中，不能施展。略一遲疑，又覺得被人一把抱出水面，便聽得有箇極清脆的聲音笑罵道：『小子！還強麼？再請你喝一點！』朱高煦正待撐拄，陡然又被人按捺得頭入水中，萬弩不住，一連喝了許多水，既叫不出來，又阻閉不住；心中又氣又悔，卻全沒法子。

這時，趙佑、唐冲、徐奎、徐斗、王齊、火濟，都到了灘邊。瞥見一箇着黑色水衣的少年女子，提起朱高煦，說了一句甚麼——聽不大明白，——又把朱高煦捺入水中。便齊聲大叫：『快住手，不能弄死他的！』趙佑接着高聲說道：『姊姊是那路英雄？快請將這逆藩解上岸來，千萬留他性命！他是欽犯吶！』那女子冒

其怒不弱
邵銘而儂
猶過之人
才愈出愈
奇四集中
更好看了

原來是劉
大姑孃久
違了

憨態可掬

我也纔知
大通俗家
姓呂

出水面答道：『我知道。我奉師命專來拏這小子的。——這小子倔強，不請他多喝些，他要調皮的。』唐冲見這女子憨得可笑，便道：『快拉他上來，您師傅在城門口待着吶！』那女子連忙一把抱起朱高煦來，大叫道：『真的嗎？快領我見師傅去！我沒錯事，辦到了！得問問師傅，徒兒究竟行不行？哈哈……呵哈！』一路笑着，揷着水，把一箇浸得不能說話的朱高煦拉上灘來。

唐冲等連忙接着。先取繩鏈鎖綁了朱高煦雙手，纔給他控水。一面問那女子：『是那一路差來的？』那女子笑嘻嘻的答道：『我本名劉炳，現在改叫『辟水珠呂霞』了。你們知道有箇花鎗劉八麼？那就是我族裏長輩。』趙佑連頓頭道：『知道，知道！花鎗劉八就是鐵鎗劉勃，和俺們是最好的朋友。——祇是你爲甚麼姓劉又姓呂呢？』呂霞笑道：『您真麻煩！我是錢伯伯引薦，拜在醉比丘門下的。師傅歡喜我，叫我承繼他。您不知道醉比丘是姓呂嗎？我自然也姓呂了。——我還有箇師傅叫飛俠，他姓華，他沒要我承繼，所以我不姓華。』

第二集結
末了這一段
這文章真
是俗不可
思議
徐亦大
弟子故
關心

大通門下
人多自
想呂霞
出色
陳師兄
曼林師
林慈皆
者大通
為師

唐冲聽了要笑卻不好笑得，祇得強忍住道：『咱們押這欽犯進城吧。裏耽擱久了，出岔子。』呂霞也道：『好！我正要去見師傅啦！』

衆人便叫兵卒擡着朱高煦逕進城來。就將朱高煦暫給呂霞騎了。徐奎聽呂霞說見師傅料想是大通尼來了。便問道：『呂師妹，師傅同您來的麼？可還有旁人同來呀？』呂霞聽了一怔，道：『您怎叫我師妹呀？您是華師傅的弟子嗎？』徐奎道：『我是醉比丘門下。您不是師妹嗎？』呂霞搖頭道：『我同我倆弟兄——穿水魚劉仁，鬧海蛟劉真，——同來的，他倆是王師叔弟子，丈身師伯也領過他們。這趟是醉比丘師傅叫我三箇到北方來，投于督師。說是一軍前雖不缺人，你們小孩子靈便些，有些事是小孩子幹最相宜的。如今擎天寨裏幾箇孩子都長大了。你們都去吧，也許能中用，幹些功勞。還給我幾封信，——都是給師兄弟的，——也許有兩位徐師兄吧！還有陳師兄林師兄……很多的，全在我兄弟身上帶着。我們走到山東，遇着華師傅他說：『朱高煦就要了結』

你難道還
不傻麼

此所以
文有急
說師傳
行之語
也

凌雲子之
所謀必與
于廷益商
定觀其取
鬻牌符令
而知之

了，你們甬去得。」我說：「師傅有信要交到的。」華師傅纔約在離樂安四十里的崔莊相見。我們一到，華師傅夜裏來了。他說：「樂安圍住了，你們投去也不中用了。」我就說：「我們進城去刺殺朱高煦去。」華師傅笑我傻，說：「城關了許多日月了。你們能進去，早就有人進去了，還等你們來嗎？你們要幹功，還是待着吧。待到捉朱高煦時出其不意，幹那麼一兩件驚人的大功。不過這時不必露面，須立了功再進營，多有臉面！」——就不知道你三箇孩子行不行？」我就和華師傅賭賽：要不行就不進營，再回去學藝三年；要行，華師傅把隨身帶的劍傳給我。華師傅說：「要劍儘有，擎天寨裏還存有好幾口和這口一般的。你們要都行，俺就每人給你們一口，要不行，跟俺上塞外再學三年，不許離開俺。」我們一想：行不行都合算，行就得劍，不行還有本領可學，那一門子不好？就此在崔莊住下。直到昨日，華師傅纔和于督師討取得鬻牌，令旗，問得口號，來告訴我們。帶我們乘夜到樂安，教我伏在城外，華師傅帶着我倆兄弟

觀此則凌雲子當不離此二處而爲萬一之備

擒石彪爲漢軍被擒之最後一人

露夜伏在城下。待城破時進城。說是一每人給你們一箇所在伏着。朱高煦要逃，決躲不過這三處。如果他竟逃脫了，你們就太不行了。你們不必問俺，俺總不離開你們。你們如果鬪不過朱高煦時，祇須向東跑。俺自來助捉。」我們依言照辦。我待了差不離一整天了，又沒事做，悶不過，下河洗澡耍子。不料這小子會送上門來！——哈哈……呵！這真合該我有一口好劍！這小子真識趣！」

這時，呂霞覺着越走人越多。閃眼瞧時，卻見八員大將領着許多兵卒兩旁夾着行走。忙問徐奎：「這是甚人？」徐奎便代爲引見，纔知是于督師帳前八將。便一同押着朱高煦向漢王府走來。剛走過南大街，突見茅能、劉勃、聊昂、范廣、四箇押定一員矮黑濃鬚的將官到來。兩下相遇，彼此問訊，纔知是茅能擒得的漢將石彪。

這時于謙已入漢王邸中，衆將紛紛來報。計擒獲錢巽、石亨，其餘錢策、錢

結束征藩
一大事

宣德帝入
樂安爲一
大段

了結破獲
從逆武弁
及錢巽

帶、枚、青、等或已炸死，或已陣斬，都有下落。祇差朱高煦、石彪。不多時宮眷解到。劉仁、劉真進見。于謙特加撫慰。轉眼間入將會同右軍和呂霞解到朱高煦。前鋒解到石彪。全功告成。于謙大喜。恰值周模、車宜、閻炎、一連三報聖駕已到。

于謙便傳令六軍正副將隨同接駕。所有中軍諸將及各軍軍將現在中軍者一同站班。大礮九鳴，御林軍擁着聖駕入城，直入漢邸，便在正殿陞帳。于謙先奏報削平逆藩情形，宣德帝溫諭嘉勉，並命報明有功將士聽候封賞。又傳諭：『逆藩作亂，罪在一人。所有附從，准其悔過輸誠。惟錢巽助逆勾番，罪在不赦，應與逆藩案內先後所獲，暗結逆藩之諸都督指揮六百四十七人及助逆官民一千五百七十人一同處斬。所有都督副總兵指揮遺缺，卽由扈駕從征將領中遴補。』又降諭改樂安爲武定州，命兵部尙書張本會同留鎮。『又命廢高煦爲庶人，於京師西安門內逍遙城，築石室囚錮朱高煦及其妻子。

俟到京告太廟後，卽行移禁。于謙當率衆將謝恩。

退朝後，于謙回營與衆將計議：「現在以北番、西苗爲最猖獗，尙有餘孽，太湖羅七餘黨，及潼關土賊袁森發，均須一一討平。容俟奏明天子，分頭勦伐。目前以養馬練兵爲最要。武定州有朱高煦整備的練兵場，塞外有臥牛鎮均最適宜爲練兵之地。擬奏聞天子，移兵兩處訓教備用。所有降將蓋關、西石亨、交前鋒任教頭；鐵棍石彪發交後軍任教頭。武當來投弟子穿水魚劉眞任爲左軍教頭；鬧海蛟劉眞任爲右軍教頭；辟水珠呂霞任爲鐵騎軍教頭；中軍改調同於各軍，以黃禮、張楚代任正副將，閻炎任教頭。車宜、周模及龍飛等八將，趙佑等六將俱暫充軍將，並分別調派。醫藥營仍附在中軍。都衛隨督師當差，與各軍一同訓教。各將領正副將實授都督，軍將分別以都督同知充總兵官；或都督簽事充副總兵官。女將除隨夫封贈外，一律請授縣君。前、右、後三軍出塞，設立臥牛鎮，由楊洪督率；中、左、鐵三軍留武定州，由伍柱督率。漢軍俘降卒

馬及石亨石彪部下都分撥各軍補定每軍一萬二千正副各統馬步共二千名，軍將統馬步一千名。限於二年內選徵增補至每軍三萬六千名，以爲征番之備。衆將恭謹聽命，歡欣致謝。于謙便將各軍將領銜名單發下。計開——

中軍：

代都督：
黃禮，
張楚；

都督同知總兵官：
龍飛，
王通，
鳳舞，
孫安，
凌翔，
駱樸，

歸瑞，
虔健；

都督簽事，副總兵官：
趙佑，
邵學，
柳溥，
雷通，
董安，
車宜

周模；
兼領驛報都管

教師：
閻炎；

醫官：
沈剛。
兼領醫療都管

前軍：

都督： 俞赫， 文義；

都督同知總兵官： 魏光， 薛祿， 茅能， 劉勃， 施威， 聊昂，

范廣， 武全；

都督簽事副總兵官： 岳文， 度忠， 湯銘， 湯新， 季壽， 鍾強

王森 孫鏜兼領火礮都管

教師： 石亨。

左軍：

都督： 伍柱， 白壯；

都督同知總兵官： 錢邁， 潘榮， 杜潔， 許達， 沈石， 韓欣，

弓誠， 弓敬；

都督簽事副總兵官： 鄧華， 秦源， 孫孝， 左仁， 衛穎， 袁琪，

于佐， 倪鴻兼領隧道都管

倪鴻由右軍調

山峻以新
降小卒而
位列總兵
重藝錄功
所謂破格
用材也

右軍

都督

程豪

孔純

都督同知總兵官

徐奎

徐斗

吉喆

火濟

常洪

种元

王齊

彭燕

都督簽事副總兵官

余魯

伏遜

蔣莊

周吉

林慈

陳曼

關顏

何雄兼領戰馬都管

教師

劉真

後軍

都督

楊洪

馬智

都督同知總兵官

尤弼

朱澤

秦馥

皮友

馮璋

金亮

山峻

覃拯

都督簽事副總兵官

成撫

千戢

羅和

郝紹

承秉

關澄

鈕雪以總教
 匪而列人
 兵足不見翻
 然能正屈
 李松之位
 居副于以
 其與移接
 近故以
 讓大人屈矣

大俠傳

查儀，
 黃超兼領雲雷總管

教師 石彪。

鐵騎軍

都督：章怡，
 越嶺；

都督同知總兵官：邵銘，
 凌波，
 魏明，
 姬雲，
 鈕雪，
 鄭澈，

麗菁，
 奚定；

都督簽事副總兵官：李松，
 史晉，
 揚輝，
 魯朗，
 曾銓，
 華菱，

梅瑜，
 梅亮；

教師 呂霞。

都指揮：劉福；

都揮：李青，
 李隆，
 歐弘，
 徐建。

于公飭高
煦確爲史
實曾有入
段妙文照
史直敘首
四集之續
讀者可續
取讀之常
可浮九大
白也

衆將如何赴防于謙如何斥責朱高煦致令汗如雨下如何征苗平太湖擒袁森發如何英宗被擄于公如何在無兵無餉之際大破番兵迎回英宗如何英宗復辟于公被殺石亨如何害于公受天殺……等等驚人奇事都在四集『衛國傳』中詳敘因爲篇幅浩繁印刷不及並不是作者放刁因爲全書早已撰成祇是印刷太緩這是要請讀者原諒的！

古堊俠魂評曰：

本章爲三集總束。三集以除巨患（朱高煦）而名曰『平藩傳』故將親征逆藩之事結束完竣。僅留『于公斥奸』一段驚天動地之大文，剪裁之工，分劃之整，無以復加。

三劉學藝於次集中略一帶敘。當三劉孩提嬉戲，向母索乳之日，朱高煦之勢已張。錢邁且奉令北上爲滅妖教準備之初始矣。乃至三劉藝成而擒朱高煦，錢巽其間千辛萬苦，百折千迴，費盡無數人心血力。足見朱高煦之爲勁敵。夫其遺毒白蓮教之餘緒，衍爲紅燈照，義和拳，且幾亡中國，今日紅鎗、黑鎗、等會尙荼毒鄉里。則知當其初起時滅之之匪易。

白蓮教三十六賊死於霞明之役，袁森發藉爲號召，以致成爲『蓮花會』（見本書第四集）而衍成今日江浙一帶之『花會』賭博。受其害而毀身蕩產，傾家賣妻者，不知幾萬萬人。嗚呼！何其毒也！

本集所敘爲于廷益建功之始，故始於『功成拜命歸省完婚』而終於本章之大功告成。凡此全篇極盡綜錯變化之致，使人目不暇給。而其中一點一滴，無不特出心才，無半釐半毫拾前人牙慧處，則猶爲本書獨到，他人萬難企及之處。綜本集全文，上承首次兩集下開四集，樞紐關鍵皆在於是。而其事態，則『一』破霞明；『二』平逆藩；實無一字閒文，無一句敷衍。文字之工整妙曼；布局之嚴謹肅潔；尤遠勝以前兩集。甘蔗愈後愈甘，本書之愈後愈醇，恍惚似之。余知深嘗此味者必與余有同嗜，而決不肯犧牲四集也。而况本集祇寫兩件大事，已如是之豐富醇擊；則下集（第四集）中明列有『征苗』、『擒袁』、『平太湖』、『迎英宗』四件極大之事。則事倍於本集，其艱又遠過本集，其醇厚濃沁有不遠遠超過本集者。耶？予以識途老馬之資格，謹祝讀者『更上一層樓』，方足以窺妙而不負於鑒賞。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雙十節初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總發行所

上海新開路斯文里

振民編輯社

撰評批閱校出代代代

述點眉讀勸版售印印

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

萍水董姜俠公直
 古庭秦來甫魂
 洞蘇沈異塵
 姑蘇文公毅
 萍水董姜俠公直
 振民編輯社
 上海新開路斯文里第一七九
 校經山房書局
 上海法租界蒲石路一八六
 蔚文印刷所
 上海新開路福康路
 新國民印刷所
 電話三五二五號

碧血丹心平藩傳

全六册定價大洋五元

長處處審編館術國央中
著名生先樵容姜州滄

江 湖 小 俠

(集續「傳人奇俠武代當」名又)

表揚終南大俠眞實系統 乾脆痛快

按鼎鼎大名轟傳南北江蘇國術館館長——孫祿堂先生——即爲終南派第七代斌字輩首領弟子，乃第六代程字輩李奎垣程廷華先生之門徒、書中稱蓋世英豪者也。
特注

揭穿大靈山派秘密罪惡 狠辣險毒

按大靈山脈，包括白蓮八卦各教，以北方無極道、三皇教、太上教、三元會、哥弟會、總機關也。

描寫慷慨之奇俠——魁偉譎怪——躍然紙上

最近五十年來，終南山派奇人俠客之豪情義舉，慷慨悲歌，禦侮保族，錯綜變幻，無空中樓閣之弊、安閭閻之不安，實有其人，實有其事、

描寫神奇之偵探——奇詭恢秘——栩然欲生

中國偵緝盜匪之捕快民壯，本富有武俠之技術，偵探之手段，終南山派俠客奇人，於清季襄助軍機大臣李秉衡、道臺萬和寅、知府錢錫榮、黃震、馬克耀等清正賢吏，密探匪窟，擒擊飛賊、破獲命案、偵緝巨盜、陷變化無窮之機關、冒險不測之魔窟、無不神出鬼沒、奇幻莫狀、福爾摩斯無此神妙、亞森羅蘋無此奇突、以下所列圖畫、即係終南山派俠客、探沙家寨魔窟之一頁也。

描寫奮鬪之技擊——嗚嗚叱咤——儼然目覩

技擊門類，不勝枚舉，各門有各門之家數，各派有各派之着法，本書打武，概按各門各派之家法，其或拳或械，一着一招，不假往此來，非若其他說部，此所彼架之外行瞎打，術語所謂「不招不架，祇是一下憑憑敵人研來，我是覷定破綻取彼」者也，敢謂中國歷古以來武俠小說中別開生面之巨著也。

描寫社會之怪異——光怪陸離——宛然如見

凡奇形醜狀之教匪黨會、妖魔鬼怪之黑幕浪跡、九流三教、千頭萬緒、嬉笑怒罵、燃犀鑄鼎、靡不赤裸裸激底揭穿、足使閱者拍案叫絕、

江 湖 大 俠

(內 容 材 料)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校經山房

特價

洋裝六大厚册外助錦匣裝潢美麗
定價六元優待同志起見僅收半價

大洋三元

郵費加一
郵票通用

關於歷史掌故

●本書材料、以終南山派
俠客奇人、與大靈山派
大盜巨奸、為經、以清季
內亂外侮、宮闈、秘事、
朝野瑣聞、為緯、主要事、
實、披露如下、
●火燒霸王莊、顯平三皇會
●董老鯉水淹五龍能俠堂
●性天尼老道與衆俠
●收服兇犯無敵黨
●董海川遍擊老鯉
●叢鳳詔劫秦淮河
●李存義大開秦家寨
●衆俠客攻破沙家鼠
●尹德安除倉老鼠
●知府錢錫榮接任失印
●大俠張聚探印陷窰京
●楊班侯馳名震北蛟
●喬錦堂形貌馬夢蛟
●揚班侯女形貌馬夢蛟
●大靈山賊徒黃懸半空
●施猶盜張之洞溫涼玉
●富莊竊賊之洞溫涼玉

關於技擊武術

●本書對於技擊武術方面
●包括萬有、詳列如下、
●太極、形意、八卦、少林、
●洪拳、插拳、燕青、秘宗、
●太極、八極、螳螂、披掛、
●翻手、梯脚、字拳、六合、
●黑虎、長拳、短拳、大練、
●插花楊柳、三皇跑繩、
●沙袋、木人、插沙、上罐、
●(以上為拳術類)

關於九流二教

●本書對於南北江湖上之
●九流三教、無論社會種
●種秘密黨會、靡不兼容

●捉拳秘密飛賊宋喜朋
●東皇莊擒大盜康小八
●知縣萬和寅活拳兔子
●神曹二禿子
●李秉衡與兵抵六國
●夏辛酉督帥五打金川
●夏辛酉督帥三平新疆
●繼鴻妖道三圍西下海
●大俠張立三圍西下海
●義和團水淹陶家樓
●湯士林捉鬼降妖
●端王剛毅勾結義和團
●紅燈照起因與義和團
●義和團紅燈照詳史
●(以上為暗器類)
●點穴、彈身、騎馬、泗水
●跌打損傷接骨諸法、
●(以上為武術附屬類)

●並蓄、內情黑幕、赤裸
●裸搗穿無遺、略述如下、
●全國江湖黑話(盜賊
●拐騙等類下流切口也)
●鑰客隱語(喊鑰規則
●秘密黨會種種暗號
●八卦賊紅鬚教之秘密
●八皇會三元教之秘密
●響皇會紅鬚教之秘密
●綠會哥老會之秘密
●黑會哥老會之秘密
●袍哥會太極教之秘密
●無極教太極教之秘密
●大地會三點會之秘密
●奇醜狀、光怪陸離、其
●源流派別、澈底宣布、其
●他百藝雜技、諸般游藝
●之門徑奧竅、皆係搜羅、
●不厭詳求、附載於下、
●大北江等湖像僧之門檻
●南小官署掾卒之門檻
●南北各等像優之門檻
●南北各等像優之門檻
●京北皮囊榔子之門檻
●天津山陝大鼓之門檻